

溪州彭氏蠻部的興起及其轄地範圍

——土家早期歷史的研究——

李 榮 村

- 一、前 言
- 二、興起年代的問題
- 三、盛時的轄地範圍
- 四、結 語

一、前 言

湘、鄂、川三省交界地區分佈有今稱的土家民族。其中，在湘省西北永順、龍山等縣有六十一萬人，在鄂省西南咸豐、鶴峯等縣有十五萬七千人，¹ 在川省東南黔江、酉陽等縣的有四十三萬人：總計不下百萬人。² 請參本文附圖一。³ 由於五代溪州（治今湘省永順縣）彭士愁蠻兵稱霸於上述地區，楚國不堪其侵擾邊陲，在九四〇年攻下該州，於是南寧州、都雲蠻、及張氏牂牁等蠻部紛紛歸順楚王。⁴ 然而，彭

1. 以上爲一九七八年土家人口數字；參中國少數民族頁五四一。

2. 川省土家人口及分布地，乃據四川少數民族（一九八二：四七）及此書書末所附四川省少數民族人口分布簡表。

四川少數民族（一九八二）沒有記載土家人口的調查時間。現在我們暫以四十三萬人的川省土家，爲接近一九八〇年的人口數。這年代接近中國少數民族所載湘、鄂兩省土家人口的調查時間（一九七八）。那麼，合計土家不下於一百萬人，可當一九八〇年頃的總人口數。但今後十年內此人口數必定續增。

3. 本文附圖一，乃參考李榮村（一九七九：一〇二至一〇三），尹文成民族分布略圖，和四川少數民族所附簡表，而繪成。其中之②，則據苗防備覽辰溪縣圖左上角。

略圖於湘省龍山縣南境的苗族聚居區，全部繪成土家、漢人的雜居地，有誤；請參 Albert Herrmann: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一九六六：五九）。

又四川少數民族四川省民族分布示意圖所繪川省東南土家分布地，可補略圖的不足。但示意圖沒有將黔江縣繪入土家區內，繪圖者忽略同一書中（一九八二：四七）的記載。

4. 並參新五代史六六楚世家，通鑑二八二後晉紀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正月辛未條下，及民國永順縣志三三藝文志金石門五代復溪州銅柱記。

士愁及其後裔仍在溪州爲酋領或稱土司，歷經宋元明清以迄雍正改土歸流（一七二八年），長期統轄或影響當地土著。⁵ 這些應係目前研究土家主要源流所以集中注意力於溪州彭氏的原因。⁶ 但研究這方面的學者，沒有詳考彭氏的興起時間，及觀察土愁的轄地範圍，便遽說彭氏來自東方低地或西方高原，恐怕難以論定。⁷ 因此，本文討論溪州彭氏蠻部興起的時間與轄地範圍，不僅屬於唐宋之間西南邊疆的重要問題，也是研究土家早期歷史亟待解決的基礎工作。

本文分兩大部分，先論彭士愁先人興起於溪州的時間，主要是推定彭氏始據該州的年代，而後述說其興起史。次論彭氏蠻部盛時的轄地範圍，並附說其政治中心等事於下。

二、興起年代的問題

溪州刺史彭士愁及其以前的彭氏初興史，包括士愁先人始據該州的年代，是本節擬解的重要課題，茲分述於下。

舊五代史七八晉高祖紀天福四年（九三九）十月條下載：

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錦（今湘省麻陽）、蔣（即獎州，今湘省芷江）之兵與蠻部萬人掠辰（湘省沅陵）、豐（湘省豐縣）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

又九國志十一彭師暉傳云：

（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士愁（按指士愁）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豐、朗（湘省常德）、辰三州，大掠縣邑。⁸（楚王馬）希範遣指揮使劉勅、

5. 參謝華（一九五九：一至九四）。

6. 土家爲一九五三年頃新命名的單一個民族族稱，明、清時人稱之爲土人或土民，宋、元則稱溪蠻等；參李榮村（一九七九：九六）。

目前研究土家歷史者多集中注意力於溪州彭氏，尤其是潘光旦、王忠兩位；參下註。

7. 潘光旦、謝華（一九五九：七至十六）等學者主張溪州彭士愁先祖來自東方低地，也就是今贛省南部。王忠駁向達、潘光旦關於土家族歷史的謬說一文（一九五八）則持彭氏遷自今黔省高原之說。

關於潘光旦的論文，榮村迄未拜讀；但其說要點則見於上揭王忠一文裏。

8. 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是彭士愁敗降於楚國的年代，而非始寇掠楚國豐、朗州的時間；參通鑑二八二後晉紀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正月辛未條下。

劉全明率衡山步卒五千人以救之。勳等擊敗其兵，士愁遁去。遂進兵襲溪州。州在山頂爲堡，四面斗絕。勳……於溪澗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士愁乃率所部，夜踰絕險，遁入獎州。遣師曷率諸蠻酋長田汧贊、覃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携牌印納款於勳。勳班師，與師曷等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奏授士愁溪州刺史兼溪洞招撫使。⁹

從上引史料，我們知道九三九年彭士愁除其本部所在的溪州之外，還統有錦、獎兩州等地，是個介於楚、(後)蜀兩國之間的龐大蠻部。但在該蠻部兵掠辰、澧二州之後，敗在溪州山城之役，而臣服於楚王馬希範，成爲中國境內的一個蠻中勢力。那麼，九三九年這股已經強大的溪州彭氏勢力，必有其初興的歷史，只是正史闕載罷了。

今據唐宇文坤溪州刺史田英誌銘所載：¹⁰

公……布政五溪，譽傳巴、楚。嗚呼！享年六十有四。良圖未展，厚祿初霑。自守郡城，纔經二稔。……以(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八三七)歲暮之杪、二旬有八日，終於酉陽官舍。

而知唐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年底，田英卒於溪州刺史任內。至於繼典該州者，現在雖然不易肯定是田英後裔。¹¹但另就下引王搏爲溪州刺史一事，可知八三八至九〇〇年朝廷仍有任命溪州刺史之權，而非任憑當地蠻酋自專。唐大詔令集五八王搏溪州刺史制載：

敕：工部侍郎王搏……，可責授溪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¹²

又通鑑二六二唐紀七八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六月癸亥條下載：

9. 奏授，乃指楚王馬希範上奏晉高祖石敬瑭，請授彭士愁仍爲溪州刺史之意。

10. 引自陸增祥金石補正七三。

11. 上揭田英誌銘，爲太陽子宇文坤所撰。太陽子應指太陽蠻酋受封爲子爵之稱。撰者複姓宇文，本係北周所賜的國姓。也就是宇文坤有爲同族的田英(太陽蠻屬於廬君種系)撰擬誌銘的可能。

五代復溪州銅柱記十九位溪州蠻酋題名中，有「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田弘祐，其下田弘贊則是「檢校尚書左僕射」高官，兩人在溪州刺史彭士愁麾下。這意含彭氏之前有田氏典守溪州，似與溪州刺史田英後裔相關。另就弘祐、弘贊兩人名看來，他們應是兄弟輩。入宋，「前溪州刺史」田洪贊(即田弘贊)與士愁之孫溪州彭允林同列狀歸順朝廷(九六三)，太祖詔「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贊爲萬州刺史」；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太祖如此裁決，應不外於遷就蠻中的勢力現狀。也就是朝廷仍承認彭氏續掌溪州的事實。這是田弘贊先祖曾在彭氏之前擔任溪州刺史的明證。但田氏於九世紀何時始不典守溪州，則待考。

12. 本文所據通鑑的原註，記爲光化二年六月。今依下引通鑑，而知王搏溪州刺史制應發布於光化三年(九〇〇)六月。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搏死于藍田驛。

王搏在唐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六月，被貶授為溪州刺史之後，便束裝就道，前往任所，而死於途中。那麼，溪州刺史在九〇〇年六月應有空缺，朝廷才能發佈此項人事令；否則，上引詔制不會有「馳驛發遣」四字，王搏也不會死於前往南方的藍田驛站。據此王搏一事，可知溪州刺史一職在九〇〇年頃應有空缺。那麼，彭氏始為溪州刺史恐怕不早於九〇〇年。

五代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楚國李弘皋復溪州銅柱記說：¹³

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

這話可供我們知道彭士愁任溪州刺史（九四〇），具有上承先人之職的連續性。據此以揆之上述王搏一事，則士愁先人始據溪州，應以九〇〇年六月為上限年代。這項初步的推理，還須在下文多方分析及觀察。

自上揭銅柱記的彭氏「世傳郡印……故能歷三、四代」看來，可有兩種猶待分辨的含意：(1) 彭氏在士愁之祖或曾祖世始為溪州刺史；這是就「故能歷三、四代」與「世傳郡印」緊相關連的一種解釋。(2) 第二種解釋便是九四〇年，士愁「識恩知勸」而降於楚王，後者的僚屬李弘皋才說彭氏在溪州「能歷三、四代」。但「世傳郡印」未必與士愁之前第三至二個世代相緊連。也就是意含彭氏在溪州定居，僅能追溯至士愁之祖或曾祖；又彭氏始任溪州刺史者，至遲必在士愁之父。澄清這問題的關鍵，須先討論士愁的在世年代，始能往上推溯，以辨真偽。謝華據彭氏家譜說士愁卒於後周世宗顯德三年（九五六）頃，接著其子師裕襲位為溪州刺史；這是迄今所知士愁在世的下限年代。¹⁴ 我們從史書上知道宋代溪州酋領，最早的是太祖建隆四年（九六三）知溪州的彭允林；¹⁵ 他是士愁之孫，師裕之子。¹⁶ 又九六三年頃在溪州「據山險」，

13. 參民國永順縣志三三藝文志金石五代復溪州銅柱記。

14. 參謝華（一九五九：三二、三四）。

15. 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九六三）；並參宋朝事實二紀元太祖朝建隆四年條，及宋史一太祖紀。以上史事，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

16.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

而旋爲太祖徙居於內地的彭允足、彭允賢，也是土愁的孫輩。¹⁷ 這些人在當時（九六三）應多已成年，上距土愁卒世的九五六年僅不過七年。那麼，土愁在世必已有子孫兩代。又九五六年溪州刺史既由土愁之子繼任，若認爲是他在世的下限年代，可無問題。筆者曾考定：彭土愁在九三九年有師裕（師俗）、師嵩（師杲）等數個兒子，及允瑄、允臻計兩個孫子；又允瑄必非師裕之子，他應係土愁的長孫。¹⁸ 那麼，彭土愁於九〇七年也必早已在世。九國志說得更明白，卷十一彭師嵩傳云：

師嵩，溪州人，世爲蠻酋長。父土愁（按指土愁），唐末溪州刺史。

九〇七年是李唐鼎覆之年，土愁應在稍前數年之內初任溪州刺史，而卒於九五六年。他死後七年，其孫彭允林（九三九年允林尚未誕生）已典守該州。¹⁹ 假設土愁初任溪州刺史於二十歲左右，他應享年約七十（八八六？——九五六）。尤其，就土愁在九三九年已有兩個孫子而言，如此推測，應不太離譜。

現在我們藉以上的認識，來討論銅柱記銘文。前指銘文有：彭氏「世傳郡印，……，歷三、四代，長千萬夫。」的第一種解釋，就是意含彭氏任溪州刺史始於土愁之祖或曾祖，並且此職具有世代傳承的連續性。但如此解釋銘文含意，有下列數點疑慮或矛盾。(1)上文有說土愁在世年代約從八八六至九五六年。其曾祖若任溪州刺史，則與田英任同職之時間（八三六至八三七）有兩相重疊的可能。²⁰ (2)龍山縣志記彭氏始任該州刺史於土愁之父，顯然並非上及於曾祖。²¹ (3)上文已說王搏任溪州刺史是在九〇〇年。若彭氏任此職乃從土愁之祖或曾祖算起，恐怕又難以「世傳郡印」了。此因彭土愁應在九〇七稍早數年初任溪州刺史，又其先人傳此郡印，或世代傳承此職，不容間斷於九〇〇年。據此數點疑慮，我們覺得第一種解釋上揭銅柱記的含意，其可靠性很低。由於上揭第(2)點，與第二種解釋銘文含意（彭氏始爲溪州刺史者是土愁之父）可相符合；因而擬引龍山縣志於下段，俾知第二種解釋遠較第一種爲可信。

17. 並參宋會要輯稿蕃夷五之七三，及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

18.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至七九八）。

19. 並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及復溪州銅柱記。

20. 說文解字注世字條，以三十年爲一個平均世代。又前述彭土愁（八八六？至九五六）於二十歲左右初任溪州刺史（九〇七年或稍早）。據此以上推土愁曾祖始世傳郡印的年代，則彭氏有可能與田英確實任職該州刺史（八三六至八三七）的時間，兩相重疊。

21. 參龍山縣志六兵防志土司考。

光緒龍山縣志六兵防土司考有載：

龍山爲永順土司舊地。齊、梁以前，不見史冊，叛服莫考。土人家乘稱其先有老蠻頭吳著冲，²² 今邑之本城、洗羅、辰旗、董補、洛塔、他砂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縣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結人心，日漸強盛。至彭城，謀逐著冲。著冲敗走猛峒，城復率衆擊之，遂逃匿洛塔山。時有漫水司土官之弟向伯林骨月不和，歸城。城令伯林攻吳著冲。著冲困斃洛塔山石峒。城以洛塔之地酬向氏，餘土盡歸城。後，著冲爲祟，土人時相驚呼。城懼，建祠祀之。今永順縣舊司城有吳著冲祠，土人猶爭賽焉。……。

彭城：仕唐，爲辰州刺史，拜金紫光祿大夫。同向伯林破吳著冲。梁開平間（九〇七至九一〇）爲溪州刺史；²³ 生一子彥卿。

彥晞：又名土愁。

上引縣志乃據土人家乘，也就是彭氏家譜所記溪州彭氏初興史的內容。這內容經譚其驤（一九三八）、王忠（一九五八）兩位詳細研究，認爲土愁之父斷然與吉州彭玕、彭城家族無關，絕非在五代遷自今贛省，而是早在唐朝晚年居住於溪州的彭姓家族。²⁴

22. 吳著冲的「著冲」，清代土人的話意是指長官；參永順縣志六地理志語言。然而，上引龍山縣志的吳著冲，卻有指此人姓名之意，我們不妨暫稱他爲吳著冲。

23. 梁太祖開平年間（九〇七至九一〇）彭城爲溪州刺史，恐非史實；請參註二十四。

縣志記彭城（土愁之父）爲唐辰州刺史，「同向伯林破吳著冲」，甫入五代就轉任爲溪州刺史，似難採信。此因辰州爲輿區，遠較西鄰的溪州狹鄉爲重要。豈有彭城立功，稱霸附近，卻轉任爲狹鄉的州刺史之理？再說，彭城逐著冲而稱霸於溪州，應有更早於九〇七年爲溪州刺史的歷史。那麼，我們不必過於相信縣志關於九〇七年至九一〇年彭城始任溪州刺史的記載。

又自前引九國志彭師曷傳，知彭土愁於唐末任溪州刺史，此爲世襲之職，是其父（縣志記爲彭城）必在九〇七年之前就任溪州刺史。因此，這次要資料的龍山縣志所記土愁之父任該州刺史的年代（九〇七至九一〇年），應較我們依據史料所作的推理爲不可靠，不必盡信其事。

24. 今抄錄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中（一九三八：二四五），所論吉州彭玕與溪州彭氏家譜所載土愁之父（彭城）的關係於下。

永、保彭氏譜稱其先永順有老蠻頭吳著冲者，延江西吉水縣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結人心，日漸強盛。至唐末彭城遂逐走著冲，據有其地；梁開平間歸順，署爲溪州刺史。城沒子彥晞襲，彥晞即晉天福中奉獎銷諸蠻降於楚，名載於五代史之土愁也。

今按彭城名見九國志通鑑，乃廬陵土豪吉州刺史玕之弟。梁開平三年，吳兵下袁吉，玕率宗族部曲奔於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也。是則彭氏爲楚國戚，家世榮顯，安有屈身爲蠻頭助理之理？且開平四年（開平之末一年）城猶在吉州，爲吳將敖駢所圍，更焉得同時又分身爲溪州酋帥，與吳著冲爭雄長於蠻中乎？吉州之彭與溪州之彭既並著於一時，使其固爲同宗，何以五季諸史，竟無一言提及

另持幾乎完全採信家譜之說者，有潘光旦（一九五五）、謝華（一九五九）兩位；他們相信溪州彭氏於唐代遷自今贛省。潘氏說：彭瑊的祖或父「可能流浪到了湘西」而充當當地頭領的助理；謝氏則說：吳著冲所延請的助理，在五代之前已遷至溪州。²⁵那麼，溪州彭氏在土愁之祖或曾祖輩，約在九世紀的唐朝遷抵於該州，彼時勢力至微，只能依附在狹鄉的吳氏蠻部。此說符合前揭銅柱記所謂：彭氏「故能歷三、四

乎？漢乾祐末唐師滅楚，馬氏舊臣皆入朝金陵。溪州之彭師曷，仕唐為殿直都虞侯，而史稱彭玕宗族恥於事仇，獨留楚不去，亦可證師曷非彭瑊之後也。竊意唐末溪州蠻中有吳彭二氏，曾一度發生爭戰，結果彭勝吳敗，彭氏自此遂得世為諸蠻首領，或為史實；特其人與彭玕兄弟，則殆如風馬牛不相及，斷乎為絕無關係者也。以上為譚氏之說，而後王忠（一九五八：一八）的持論雷同，不必贅引。

試闡釋譚氏之說於下。鶴山縣志土司考土司世系表乃據溪州彭氏家譜。此表在彭土愁之前，列有吉州刺史彭玕與溪州刺史彭瑊；當指玕、瑊兩人為土愁之父輩，也就是意指吉州彭氏與溪州彭氏在當時同為一個家族。那麼，這應即譚氏一說的前提，其目的在推論吉州彭瑊與土愁之父同是一人可否成立的問題，也就是兩者在當時同為一個家族的問題。首先就譚氏所說：「今按彭瑊名見九國志通鑑，乃廬陵土豪吉州刺史玕之弟。」倘若他能先聲明或強調縣志所載彭氏世系中的彭瑊，乃名列在吉州刺史彭玕條下，意指其為玕兄弟，而與九國志吉州彭玕、彭瑊兩兄弟的記載相繫聯；如此，可免有兩位同姓名之彭瑊的問題。通鑑二六六後梁紀太祖開平四年（西元九一〇年）六月庚辰條，明載吳軍攻圍吉州彭氏家鄉事。當時，吉州刺史彭玕留其弟彭瑊繼續保衛家鄉，俾其先行舉族西遷，投靠楚王馬殷，安置部曲於該國東南境內的柘州（與吉州相鄰）；並參九國志彭玕傳。那麼，彭瑊忙於保衛家鄉並負有斷後的重責。他不是州刺史，縣志卻記載彭瑊為溪州刺史，殊難令人採信其為溪州彭土愁之父；因知譚氏糾縣志之謬為合理。我們另自通鑑二六八後梁紀太祖乾化二年（九一二）正月戊寅條，知道九一二年楚國始拓土及於辰州州治一帶。那麼，九一〇年辰州必在楚國西界之外；又該州西邊的溪州更遠離楚都（長沙）、柘州，當是楚境之外的「飛地」。倘若溪州刺史「彭瑊」為吉州彭玕之弟，則九一〇年溪州必然隸於楚國；這是州級「飛地」列入楚國版圖的大事，乃盡信縣志所獲的推理。然而，通鑑記載楚國拓土的州名，甚至其境內外的兵戎之事，鉅細無遺，何以隻字不提？再說，九國志卷十一分別列傳以記溪州彭氏、吉州彭氏；前者不僅與吉州無關，也非楚王姻親，但後者卻與馬殷結為親家。關於溪州彭氏與楚國沒有親屬關係的理由，也見於王忠（一九五八）之說。現在加強說明於下。歐史楚世家記載楚王馬希範（馬殷之子）好大喜功。又銅柱記（九四〇年）裏每有希範寬宏大量的「大話」，及追述溪州的往事；然而記文毫無提及土愁之父（縣志作彭瑊）與楚國有姻親關係，也沒有說早已施恩予土愁先人的話，更無隻字提及溪州本隸於楚國之語。

總之，吉州彭玕、瑊兩兄弟在九〇九年都在吉州家鄉，九一〇年彭玕始舉族西遷至楚國；他們或其父祖斷無躲在溪州西境，累世依附於吳著冲小蠻部之理。縣志依據的溪州彭氏家譜，顯然將溪州彭土愁先人世居於該州之事，混雜當時聞名於湖湘的吉州彭玕、瑊之事蹟為同一個家族。這應屬於譚其驤（一九三八）列舉湘西諸蠻的家譜，每託附蠻酋先祖為名門後裔之例。那麼，潘、謝兩氏盡信縣志，認為吳著冲的助理溪州彭瑊便是吉州彭瑊，似難以令人接受其說。至於五代之前也就是唐代溪州彭氏遷抵於湘西一點，則是迄今譚、王、潘、謝四位的一致意見。

25.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九五五）一文，迄未拜讀；但其說的要點，見引於王忠一文（一九五八：十三、十四、及十八）。

謝華（一九五九：十五）據其所謂的彭氏家譜，說溪州彭氏早在五代之前（意即唐代）已遷至湘西；但謝氏並未引列家譜的原文或全部內容。

代，長千萬夫。」的話，可以採信。總之，彭士愁先人初興之史大抵是：士愁之祖或曾祖約在九世紀，於今湘省西北龍山縣境，依附在「老蠻頭吳著冲」部；及士愁之父，始與西鄰的漫水（今鄂省來鳳縣）向氏合擊吳氏，終於鵲巢鳩占，其勢力乃大。²⁶因知彭氏發祥地在當今酉水上游的龍山縣，宋屬上溪州，唐隸溪州西境。²⁷而且我們知道士愁之父的崛起乃靠武力，父子兩人必直接傳承溪州刺史的職位。由於前文論士愁應在唐末（九〇七）或稍前數年始任溪州刺史，其父進據該州也不會早於王搏任刺史的九〇〇年六月。所以彭氏始自爲溪州刺史或進據該州治應不早於西元九〇〇年。這點另有時代造英雄的背景可供旁證，試說於下文。

唐朝晚年，中央兵力已弱，藩鎮常相攻伐，而不足以控制四夷。當中原紛亂之際，西南蠻酋就在當地自爲各州刺史。彭氏之任溪州刺史，或是這緣故。宋朝事實一二儀注二溪峒諸蠻條下原注：

隋置辰州，唐置錦州、巫州、欽州（？）；皆唐末蠻酋分據其地，自置僞刺史。（宋太祖）建隆（九六〇至九六三年）以後，溪峒諸蠻皆歸順，乞內附。朝廷悉命其酋長爲刺史。

又宋史四九三西南溪峒諸蠻傳有載：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太祖）建隆四年（九六三），知溪州彭允林（榮村按此是士愁之孫）、前溪州刺史田洪贊等列狀歸順。詔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贊爲萬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師皎代爲刺史。……。乾德二年（九六四）……。

據上所載，我們知道溪州附近諸土酋乘唐末紛亂之際，分據其地，自爲各州刺史，而溪州彭氏也不例外。那麼，彭士愁之父可能在「唐末」的什麼樣動亂之時躍居爲溪州刺史呢？今據通鑑二六二唐紀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九月乙巳條下載：

初，荆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爲雷滿所據，屢求割隸荆南，朝廷不

26. 約在九世紀；參前文或註二〇。

27. 並參謝華（一九五九：三一），大清一統志三七二湖南永順府古蹟門上溪廢州條，龍山縣志一地與志上溪州條，永順縣志七建置志城池門溪州故城條，及今地圖。

許，訥頗慾望。及（徐）彥若過荆南，訥置酒，從容以爲言。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此桓、文，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訥甚慙。

知道九〇〇年九月荆南節度成訥爲豐朗兩州「本其巡屬」一事，據理上奏，要求朝廷依地方政區劃歸，而不动武力，可見當時他是服從朝廷的藩鎮。在此之前四年，即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成訥上奏朝廷，以其部將趙武典守黔州都督府；²⁸該府武泰軍統有溪州。²⁹那麼，八九六至九〇〇年的溪州應在服從朝旨的藩鎮成訥之轄區裏。這點與前述朝廷頒下九〇〇年六月王搏溪州刺史制的分析，是相符合的。我們可以說九〇〇年上半年溪州及其西北相鄰接的黔州一帶，還沒有大動亂，確在詔令所及之地。及天復三年（九〇三），王建以西川兵擊敗成訥，進攻夔（川省奉節）、忠（川省忠縣）、萬（川省萬縣）、及施州（鄂省恩施），長江中游流域遂陷入兵荒馬亂。³⁰該年，王氏下令武泰軍撤離黔州（川省彭水），自此退守內地涪州（川省涪陵），就無暇顧及黔府管區東境的溪州山地了。³¹所以溪州及其相鄰的施州一帶，在九〇三年頃必然發生動盪，這就造成邊疆土酋乘隙崛起，自爲各州刺史的機會。那麼彭士愁之父自爲溪州刺史的年代，推測應在九〇三年頃，可與上引宋朝事實和諸蠻傳所載諸蠻酋自爲刺史的時間，相近相合。又基於九〇三年上距王搏一制的九〇〇年，或下距唐朝鼎覆的九〇七年，在時間上各無多大差距的理由，得認爲這期間係彭氏據溪州自爲刺史的大致年代。

我們從上文已知彭士愁先祖早在九世紀依附於吳氏蠻部；又知其父是彭氏始任溪州刺史者，他以武力進據該州自爲刺史，應在九〇三年頃，時值唐末長江中游流域大動亂之際。根據此分析來檢討九四〇年楚國李弘皋的話，如銅柱記所說：「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當有士愁之祖或曾祖甫遷至溪州就「長千萬夫」的誇讚之詞。當然，彭氏能據溪州，是

28. 成訥以趙武爲黔中留後；參通鑑二六〇唐紀七六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四月戊子條下。

黔中又稱黔州都督府；並參舊唐書四〇地理志江南西道黔州下都督府，及新唐書四一地理志黔中採訪使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

29. 並參新五代史六〇職方考黔州條，及新唐書四一地理志黔中採訪使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溪州條。

30. 參通鑑二六四唐紀八〇昭宗天復三年（九〇三）十月戊辰條下。

31. 武泰軍退守涪州；參通鑑二六四唐紀八〇昭宗天復三年十月戊辰條，或寰宇記一二〇江南西道黔州。

有士愁先人慘澹經營的基礎，斷非一朝一夕所能厥成。銅柱記的誇詞也是有其安撫戰敗者彭士愁的緣故。

簡括以上所論，我們可說溪州彭氏的初興之史如下。約九世紀的唐朝，溪州彭氏始遷至該州西境的今湘省龍山縣，依附在當地吳氏蠻部；及士愁之父擊斃吳氏，進據溪州治（今湘省永順縣），自爲溪州刺史，時當唐朝晚年（九〇三年頃）。而後，士愁承襲父職，繼續擴展勢力，乃成爲五代西南方的一大蠻部。

彭士愁襲職而任溪州刺史之後，積極發展他的蠻部勢力。九國志十一彭師高傳：

當士愁（士愁）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統兵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

我們從「昆弟強力」「統兵萬餘人」，及本節首段引述薛史、九國志的話意，知道彭氏蠻部在敗降於楚國（九四〇）之前的九三九年，已轄有溪、錦、獎三州，應臻於極盛。那麼，協助士愁的那些強力昆弟，必有人立戰功而至高階地位。但筆者從九四〇年銅柱記的十九位蠻酋題名裏，發現彭姓僅占八位，全是士愁及其子孫，毫無他的兄弟輩可言。³² 彭士愁的兄弟可能在九三九年多不在世了。他們的貢獻使得該蠻部盛世形成於九三九年及其前數年，而如上指「應臻於極盛」的結果。

今試先列出彭士愁（約八八六至九五六）後裔爲主要酋領的世系表，俾證明上揭九三九年彭氏蠻部「應臻於極盛」的論旨。（因排字不便，此表被改刊在下頁）

我們從下列表中，可知溪州彭氏以男性爲繼嗣，行父系家長制；他們在宋代已有主、分支的聯族（phratry）。又知士愁之孫、曾孫、及玄孫幾乎在北宋多爲溪州（兼括明清永順、保靖等土司地）的蠻酋。他們之中，有在宋太祖、太宗之時入貢，受朝廷冊封，與田氏獎州等同爲中國的內屬蠻。宋史四九三西南溪峒諸蠻傳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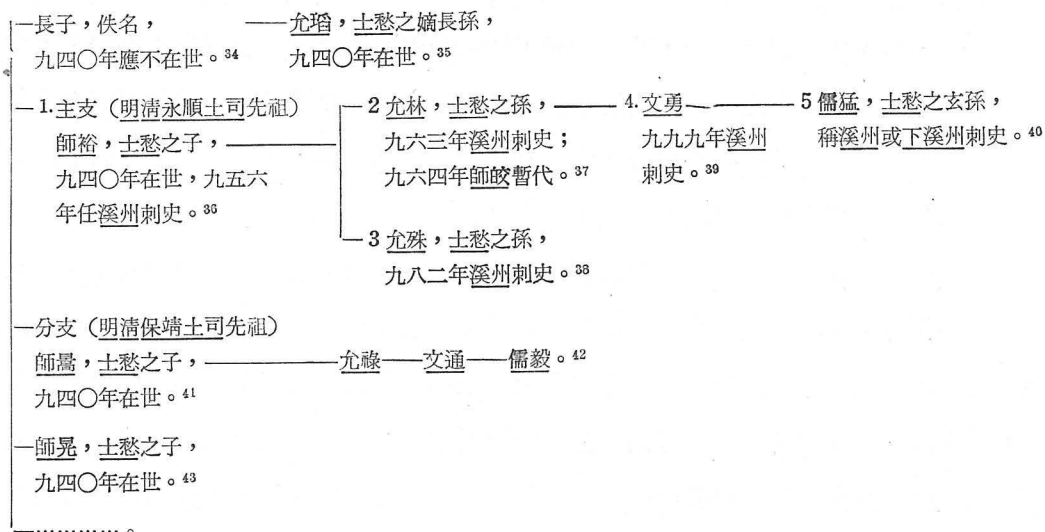
（太祖）建隆四年（九六三）知溪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田洪賓等列狀歸順。³³

詔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賓爲萬州刺史。……。（開寶）九年（九七六）獎州刺史田處達以丹砂、石英來貢。……。（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詔辰州不得移部內馬氏所鑄銅柱。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三年，則爲州所

32.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

33. 建隆四年即太祖乾德元年；參宋朝事實二紀元太祖朝建隆四年條。

(表中序數指彭氏世代承襲土愁權位的後裔)



易，望朝廷禁止。賜勅書安撫之。八年（九八三），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上卒不許。……。《太宗淳化三年，西元九九二年）錦州刺史田保全遣使來貢。

但朝廷並未將之視同「內郡」；因為諸蠻不必輸租稅，可以入貢，有世襲為各蠻州刺史的特權。彭氏溪州入宋前後，漸分為上、中、下溪州，為時人當作北江地區蠻中的最大勢力；請見以下引文。尤其在宋代，土愁後裔倘承「羣酋合議」選為某州刺史者，須行「隔江北望拜謝（皇恩）」的儀式。宋史諸蠻傳續載：

34.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

35.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

36. 並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及謝華（一九五九：三四）。
謝氏指彭師裕（師裕）為土愁長子，誤；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七九八）。

37. 並參龍山縣志六兵防志永順司世系表師裕、允林兩條，及宋史四九三諸蠻傳。

38. 並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及龍山縣志六永順司世系表允殊條。

39. 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

40. 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或李榮村（一九八一：七八五、七八八、及七九七）。

41.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

42. 參龍山縣志六兵防志保靖司世系表。

43. 參李榮村（一九八一：七九七）；或參輿地紀勝七五荆湖北路辰州古迹門會溪城條，及復溪州銅柱記。

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羣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可以聞。乃賜勅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聽自補置。

大概宋統一天下稍後，蠻州刺史的最後任命權已操在朝廷；縱然是溪州或稱下溪州刺史，也不例外。這點和前述溪州刺史彭士愁於九四〇年戰敗之後，始受中朝冊命的情況符合；但與九〇三年之後、九三九年之前，士愁及其父「自署」爲溪州刺史的自主權，顯然迥異。以上所述，可供我們認定彭氏蠻部的主權，或稱爲溪州名義上的主權，在若何時間裏是否隸屬於朝廷的分野依據。這是就彭氏溪州等蠻州刺史任命權的變動情況，以推知彭氏蠻部興起之史應截至九三九年的理由之一。

另方面，我們從上引宋史諸蠻傳知道錦、溪、鉅、富等蠻州乃在辰州官吏控制下；又知獎州田氏、錦州田氏各自遣使入貢，沒有經由溪州彭氏之手。那麼，宋太祖太宗朝，溪州彭氏應無力控制獎（湘省芷江）、錦（湘省麻陽）兩蠻州。由於這兩州位於宋「南江」地區，⁴⁴而不在「北江」的溪州彭氏勢力範圍之內，可見北宋的溪州彭氏已遠不如五代彭士愁統有獎、錦兩州的盛時情況了。前文已述九三九年士愁統有獎、錦等州，敢於東侵楚國；又九四〇年他敗於溪州山城之役，楚將劉氏乃始任錦州刺史，其轄地當被侵削，⁴⁵於是南江的錦州一帶長期屯駐有楚兵。⁴⁶總之，彭氏自九四〇年敗降於楚國起，轄地被侵削，其勢力乃多在北江地區；及北宋則侷限在北江，而如上述。這是從彭氏轄地逐漸縮小的趨勢，以推知其興起年代應截止於九三九年的理由之二。

綜上所述，我們倘就彭氏主權（蠻州刺史的任命權）之變動和其轄地逐漸縮小計兩點，以及九三九年彭士愁東侵楚國而言，殆可確定彭氏蠻部的鼎盛時間是在九三九年。至於此時該蠻部的轄地範圍，則詳述於下節。

44. 並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及李榮村（一九八四：三五四）。

45. 參通鑑二八二後晉紀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正月辛未條下。

46. 參通鑑二九二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九五四）年末條。

三、盛時的轄地範圍

自前文我們已知九三九年爲彭士愁蠻部鼎盛之時；當時士愁統兵萬餘人，轄有溪、錦、獎三州，是個介於楚、蜀兩國之間的龐大蠻部。九國志十一彭師曷傳載：

師曷，溪州人，世爲蠻酋長。父士慤（按指士愁），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鬱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豐、朗，方數千里。……當士慤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

據此又知彭氏轄地的範圍長達數千里。由於九三九年彭氏東侵楚國西疆，則其盛時轄地應東北與豐（治今湘省豐縣）、朗（湘省常德）及辰（湘省沅陵）三州相鄰。至於上揭今本九國志云，「其地西接牂牁、鬱林，南抵桂林、象郡」，與歐陽修之說頗有出入，新五代史六六楚世家說：

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

所謂「兩林」「南通」云云，涉及彭氏的轄地，亟待考辨。由於五代象郡指象州（治今桂省象縣），遠在桂林之南，位於桂林以北的彭氏似不可能有地在楚國境內；那麼，歐史的「南通」句意，在文理上似較九國志「南抵」一句爲通暢。但究竟這兩種資料何者較可採信？也就是彭氏南方轄地到達何處的重要問題，擬先澄清。至於鬱林與兩林的異同，恐怕涉及今本九國志與歐史的校勘問題，則容後述說。

上揭桂林，應指五代楚國靜江軍府治一帶；該府治桂州，在今桂省桂林。這是九〇〇年馬殷沿唐制所設的西南重鎮。⁴⁷ 象郡爲象州別稱，在楚國境內，治今桂省象縣；後爲南漢所攻取（九五—）。⁴⁸ 我們先就清楊守敬後晉並十國圖（下稱楊圖）所標示的楚國西南諸州縣地名，以今地圖爲底，逐一填入本文附圖二；並且，爲免下文重

47. 並參通鑑二六二唐紀七八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十月辛酉條下，及新五代史六〇職方考桂州條。

48. 參今註本通鑑二九〇後周紀一太祖廣順元年（九五—）十一月丙寅條，及林瑞翰教授註一二四。林氏註語有詳述唐代象州治所變遷的情況。

拙文草稿曾提及九國志「象郡」若意指秦漢政區之可能性問題。後因牽涉頗雜，篇幅冗長，且有不當之處；何況唐朝象郡（州）已物換星移，六三八年以下該州治皆鄰邇五代象州治，又政區躉小而如同宋代，故皆不礙本文結論，遂捨此雞肋。恐有疑難，茲申解於後，如謂：九國志撰者路振可能不知當時象州究在何處，乃以秦漢郡地爲言。此意見似可糾本文缺點。按此言成立，應不礙本節結論；請參上揭雞肋之意，以及勞榘（一九四九）、楊予六（一九五七）、程光裕（一九八〇）等。試言路氏應無誤會五代象州若小

複製圖，就在附圖二填上A B C……符號及地名。⁴⁹現在案視此附圖，知道楚國桂、融、柳、宜諸州及其屬縣，重重檔在象州之北；這等於是說彭氏南界可與桂、融兩州相接，而難以往南直抵象州北界。否則，九三九年之前的強勁楚國，必為象州北郊之

郡地之大致位置，以及此項可靠性遠大於上揭可能性的理由於下。(1)路振為人純厚、無城府，世所推崇。他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一至七年（一〇〇八至一〇一四）之間，歷任左司諫、知制誥，隨時閱覽祥符州縣圖經（一〇一一）或其草稿等圖書中的象州（郡），方便之至。以上請參宋史四四一路振傳，及方豪（一九五四，一九七四）。查九國志今本行本，確係樸實之作，此與路氏學識、經歷、及個性相合，原稿應不致於罔顧史料。他當知唐五代象州的大致位置，可避免混用今古地名於同一句中。(2)此句即九國志所載：「（彭氏）其地西接牂牁、兩林，南抵桂林、象郡。」應係原稿。而牂牁（地大）、兩林（地小），桂林（軍府地大）、及象郡（地小）計兩組四個地名全係五代宋初俗稱，似非秦漢古地名（彼時決無兩林）。(3)九國志六張造傳：「（王建）慮軍情有變，謀各據一郡以自固。」是唐末五代俗稱州為郡者，不足為奇。無論九國志「象郡」是路氏創意，或依據五代傳聞，都可視之為象州的別稱。(4)或云九國志象郡乃泛指今廣西北部，寓意漢郡，又謂：歐史改鬱林為兩林，反為錯誤，而以鬱林為是，認係漢郡。如此兩郡地恐相重疊，與上揭九國志所載之方位亦不合，又忽視拙文採信兩林的理由。(5)九國志等資料提供本文在以下正文裏推得彭氏轄地，其南必與桂林、其西必與牂牁各相接境；至於象郡、兩林各在前兩地以南、以西，不與彭氏轄地相接界。倘若解釋兩林、象郡各於上揭九國志句中依附在牂牁、桂林之後，成為兩組方位指向，而不敢忽視路氏的能耐，亦頗允當。至於傳聞之語問或有誤，如象郡（州）、兩林經下文推知各不與彭氏轄地相接境，乃屬無意識之訛處，莫敢責怪路氏依據傳說而記入九國志也。總之，九國志的「象郡」應指五代象州。

49. 楊圖，指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圖冊中的後晉並十國圖。

今地圖，指張其昀《中華民國地圖書集第四冊中國南部廣西地形圖及貴州地形圖。

本文附圖二的A、B、C符號表示各相對應於楊圖及今地圖上之點，為下文擬討論或說明之處。

附圖二的1、2等縣級地名的代號，試說明於下。1指楊圖的桂州治臨桂縣（今桂省桂林市）。2指桂州全義縣所在；今據五代會要二〇嶺南道潯州條，宋史九〇地理志廣南西路靜江府與安縣條，以補楊圖闕載。3指桂州屬縣靈川（今縣東南）；宋史地志與楊圖同。4指荔浦（治今縣西）；宋志同。5指永福（今縣）；宋志同。6修仁（今縣南）；宋志同。7義寧（今縣）；宋志同。8理定（今永福縣南）；宋志同。9古（今百壽縣）；宋志同。10永寧（今陽朔縣西）；宋志同。楊圖有桂州屬縣廣明（今百壽縣境），此不見於宋志，仍以11符號標其位置於附圖二。12〔？〕，不見於楊圖；今據五代會要二〇嶺南道桂州純化縣條，疑此縣在今桂省平樂縣附近。至於本文附圖二的1、2、3，表示楊圖所繪馬平、洛容、柳城計三個柳州的屬縣。1表示楊圖融州融縣的位置。宋史地志融州條，記該州另轄有樂善羈縻州、融江、及南宋增設的懷遠縣，都在融州治北郊，如附圖二B點及其以南一帶，符合楊圖楚國境內之意；並參楊圖，宋史三四八張莊傳，及大清一統志三五七柳州府古蹟懷遠故城條及樂善廢縣條。倘若楊圖於1北郊不實，差異至微；也就是楚國確實統及於1附近，有否北至B點應無關宏旨。1至5表示楊圖所繪宜州五個屬縣的位置，依序是龍水（今宜山縣）、天河（今縣）、洛曹（？）、崖山（？）、及天靈（？）。後三縣疑為楊氏參考通典一八四州郡龍水郡粵州（十通本，典九八二頁）一類的宜州屬縣之史料；究竟在九三九年是否在楚國管下？今不可考。以上州名見載於歐史職方考，大致可採信為楚國領土。

另見楊圖於宜州西邊繪有環州，後者不見於歐史職方考。其地於Albert Herrmann（一九六六：三三）及程光裕、徐聖謨（一九八〇：五五）五代圖中，則全繪為安南轄地，恐怕有誤，今於本文附圖二環州處加上？號，待考。

此外，本文附圖二所繪地名或符號不見於上段文中者，在下文裏將隨時提及，故從略。

地與彭氏相爭戰。⁵⁰ 因此我們似可推知九三九年彭氏轄地抵接桂、融兩州，如附圖二之 \overline{AB} 附近，應不致於更往南方延伸至象州。如此乃符合五代史記註輯要（不分卷）彭師暉傳的記載：⁵¹

溪州人，世爲蠻酋。父土愁，唐末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南抵桂林，東北控豐、朗，方數千里。

輯要的「南抵桂林」及其前後句，多與九國志彭師暉傳相同，只是缺少「象郡」、「兩林」；顯然此爲後人剪裁九國志以糾歐史之作。那麼，下此註者必不同意歐陽修更改「抵」爲「通」字。也就是九三九年彭氏轄地應南接桂林即靜江軍府的北界，如楊圖的桂、融兩州北境，參本文附圖二 \overline{AB} 附近；而不抵接象郡（象州）。然而，今本九國志及歐史都不完全是五代史料原貌。因此，彭氏轄地南境有否另自 \overline{AB} 以西，繞經楚國西南界外，延伸及於楚漢之間的隙地，以鄰接於象州西邊的可能？這點可能性，倘據楊圖似難斷定，那麼讓我們案視 Albert Herrmann 的兩幅 The Five Dynasties（簡稱赫圖），及中國歷史地圖後晉與後漢圖等四幅五代圖（簡稱程圖）關於上揭問題的意義。赫圖中有一幅繪九三九年「安南」北部領土，乃繞經楚國西南及南漢西界（如附圖二，自 \overline{CDE} 往南直至今中越交界的海岸，爲楊圖意指的楚漢西南界線）之外緣，而深入於今桂省西部，遠達於今黔省東南角；又程圖所繪安南曲氏、楊氏、及吳氏王朝的北部領土，也同樣伸入紅水河段，遠抵於今桂、黔、湘三省交界處。⁵² 兩者所繪同樣到達附圖二的 B 點或 \overline{AB} 附近，其基本意識如出一轍。但是安南（五代稱交州）在九三〇年陷入南漢軍隊之手，迄九三八年猶外患、內亂不已，自顧不暇，應無能力統及於今黔、桂兩省之間；⁵³ 更遑論其能遠達於 \overline{AB} 附近！赫圖、程

50. 九三九年以前的楚國如受侵擾，則遣兵前往收復州級的領土。比如通鑑二六六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七月丙申條下，所記岳州之役；又同書同年九月丙申條，記楚兵攻擊雷彥恭；又卷二六七翌年（九〇八）八月乙未條下，記馬氏爲入貢梁太祖之路受阻，便出兵攻打荆南；又其下同月同日，記楚兵攻占南漢蒙、鵬等六州；又其下同卷開平四年（九一〇）十二月癸未條下，記辰、潯州蠻侵邊，楚兵即往掃蕩；又同書卷二六八梁太祖乾化二年（九一二）十一月甲寅條下，記吳兵侵邊，翌年八月楚兵旋即大舉還擊等是。另參歐史楚世家，可知楚國在九三九年之前，其勢強勁，不容其他勢力深入其領土。

51. 引自通齋先生未刻手稿，聯經景印，版頁一三四。

52. 分參 Albert Herrmann（一九六六：三三），程光裕徐聖謨兩位合編的中國歷史地圖（一九八〇：五一至五八）。

53. 關於安南（交州）內憂外患的狀況；參河原正博ベトナム獨立王朝の成立と發展，此文刊於ベトナム中國關係史（一九七五：九至一〇頁）。

圖如此繪法的思想來源，應與唐交州曾轄有橫山郡，及通鑑：「（九二九年）橫山蠻寇邵州」的記載有關。⁵⁴但通鑑的橫山應指邵州西南武岡附近的橫嶺，並非遠在西南的橫山郡（唐田州，治今桂省西部百色縣東），更不是指今越南境內的橫山。⁵⁵又赫圖兩幅及程圖四幅所繪安南北部領土的大小形狀，兩者各於五代期間毫無變動，顯然違反常識，令人難以採信。⁵⁶依上所述，我們知道九三九年安南領土應不北及於今桂、黔兩省之間。這使得所謂彭氏轄地繞道楚漢隙地，以抵於象州西郊的說法，仍有商榷的餘地，也就是還須仔細觀察西南方的情況於下。

新五代史六六楚世家有載：

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楚王馬）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弘）皐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

54. 唐安南大都護府（後來稱爲交州都護府）曾轄有橫山郡（又稱田州）；宋張治歷朝郡縣地理志唐安南大都護府有記載，見引於元黎安南志略一郡邑門安南田州橫山郡條。

橫山蠻寇邵州；參通鑑二七六後唐紀明宗天成四年（九二九）正月丙戌條下。此橫山二字，於百衲本、四部備要、及四部叢刊與今註本均同，應無誤植。

55. 上揭通鑑的橫山，應指邵州西南附近的宋誠州橫嶺；並參李榮村（一九八四：三八六），及大清一統志二七八湖南省寶慶府關隘門橫嶺峒條。

唐橫山郡（田州）治今桂省西部百色、田東兩縣之間，爲西原蠻地；並參新唐書四三上地理志嶺南道廣州都督府田州橫山郡條，及文獻通考三三〇四裔考西原蠻條。今越南中部在五代有橫山地名；參山本達郎（一九七五：九）一書及書末附圖。

就以上三個橫山的位置，各與邵州遠近的地緣而言，通鑑的橫山蠻應指最接近邵州的爲可靠；否則，此蠻可就近劫掠楚國宜州或今越南中北部，而不必遠涉重重山水，入侵邵州狹鄉。

退一步言之。倘若通鑑的橫山意指橫山郡所在的西原蠻，爲安南所屬而拓土至邵州西南界附近，也與下述安南動亂的歷史觀察難相符合。安南自九一七至九三八年內亂頻仍。比如九三〇年其王曲承美爲南漢入侵軍所擒，麾下諸將自相殘殺於今越南北部；又後來吳權自愛州北攻矯公羨於交州（通鑑作皎公羨），州北諸蠻多在南漢勢力下；以上並參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自梁末帝貞明三年（九一七）至晉高祖天福四（九三九）各條，歐史六五南漢世家，及呂士朋（一九六四：一四二）等書。至於今越南中部的橫山，其去邵州更遠於橫山西原蠻，而不必再論。總之，赫圖所繪安南北部領土深入於中國今桂、黔兩省之間，與五代交州（安南）歷史狀況難相吻合，不足採信。

56. 五代中國區內的政治勢力變化極大，又安南（交州）動亂頻仍，也是如此；參上一註引諸書可知。然而，赫圖等幅所繪安南北部領土卻無更動。按赫圖所繪，疑受明李文鳳越嶠書一州郡沿革安南路田州橫山縣條，元黎安南志略一郡邑門，及正文所舉通鑑橫山蠻記載的影響；前二書冠有「越」或「安南」書名，後一書則有橫山蠻，都可能令人誤會安南與橫山蠻有隸屬的關係。

至於程圖所繪安南北部領土深入中國今桂、黔等省交界地面，呈現細長的牛角形；其細長處兼跨多重山水的高山地區，頗規律，而不以山水走勢的天然形封爲界，似違反一般處理畛脫地的繪法。

這是說九四〇年溪州彭氏爲楚兵所敗，此事傳至西南蠻區，於是南寧州莫彥殊率其十八個蠻州，都雲蠻尹氏率昆明等十二部，及牂牁張氏率夷、播等七州紛紛歸順楚王。由於夷、播遠在今黔省北部，⁵⁷ 我們暫緩注意這方面，而擬從附圖二的 AB 以西，也就是從南寧、都雲等接近彭氏西南方的蠻部先說起。南寧州一作寧州莫彥殊部，通鑑二八三後晉紀四高祖天福八年（九四三）十二月丙辰條下載：

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

統有溫、那等十八個蠻州。茲說莫氏蠻部轄有今桂省紅水河流域應東接楚國宜州於下。

(1)就南寧州或稱寧州之地名以觀察楊守敬主張的莫氏轄地。

楊守敬後晉並七國總圖（下稱楊氏總圖）繪南寧州莫氏轄地在今桂省西北，如本文附圖二左下方兩條虛線之間的地面。⁵⁸ 唐代於今滇省曲靖縣設置的南寧州，乃爨氏世襲之地，爲于失、烏撒、落溫等羅羅族諸部所環繞，當不是莫氏所在。⁵⁹ 宋會要記太祖乾德五年（九六七）南寧州刺史龍彥瑄入貢，又寧州（宋史作南寧州）蕃族張聲進也曾入貢，與羅、方、石三姓合稱爲西南五姓番；並且他們鄰近宜州，值得我們注意其與南寧州莫氏的繫聯性。⁶⁰ 此宋初五姓番不在羅殿國境，屬於牂牁諸蠻；⁶¹ 其地在清定番州，位於今黔省西南連江流域，與總圖莫氏轄地相鄰接。⁶² 連江南注盤江以

57. 夷州，治今黔省中北部綏陽縣。播州，治今黔省遵義縣，也在該省中北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頁八八，楚、南平合圖，繪九四三年楚國西界之內有大播州及小播州，前者沿今黔省遵義，後者治今黔省桐梓縣南，與上述播州位置同在小地區裏。

58. 參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的後晉並七國一幅總圖。

59. 唐南寧州（一名昆州）在今滇省曲靖縣；並參嚴文（一九七九：三六二），及紀要一一四雲南曲靖軍民府。今滇省東部及黔省西部多爲南寧州爨氏等羅族諸部之地；並參通典一八七邊防南蠻傳西蠻，通志一九七的四夷傳西蠻蠻，李家瑞（一九六二：三三二），及程圖（一九八〇：六〇）。又李氏說其酋無莫姓，那麼五代及宋代南寧州莫氏、南丹州莫氏當不位於唐南寧州（昆州）境。

60. 南寧州龍氏及張氏等西南五姓番與宜州相鄰；並參宋會要蕃夷七之一九、三二、三七、三九、四五、四六，及宋史四九六西南諸夷傳。

61. 並參宋會要蕃夷七之三十一、及四五。

62. 五姓番在清定番州，其重心位於連江流域；並參元招捕總錄頁十二，明一統志八八貴州布政司貴陽府臥龍番長官司條，黔中風土志三定番州，大清一統志三九一貴州省貴陽府府圖標示的清鎮、定番位置，及其下建置沿革門臥龍番長官司等諸番司條。

此又在中國歷史地圖集楚南平合圖所繪楚國界內的南寧州（指九四三年莫氏地）的位置，故楊氏總圖恐怕忽略莫氏曾統有部分的五姓番之地。

下，一稱紅水河北段。⁶³ 五代莫氏統有南寧州計十八個蠻州之多，必然強大（九四三）；其與上述五姓小蕃落所冠的州名相同，兩者時間、地緣均相接近；又揆之楊氏的莫氏轄地之內並無南寧州或寧州地名而言，則一水之隔的紅水河北段應不足以限制莫氏與諸小蕃落在五代曾有隸屬的關係。因此，楊氏總圖所繪的莫氏轄地，除了跨有紅水河東、西兩岸之外，也應多少統有北邊的小蕃落。至於總圖繪的莫氏轄地西南部分，唐稱西原蠻之居地。⁶⁴ 前文已說五代西原蠻臣屬於南漢，應不在歸順於楚國的莫氏轄內。那麼，西原蠻所在的今桂省右江流域應多非莫氏轄地；也就是說，楊守敬主張的五代莫氏轄地之西南部分，不足採信。以上似可更正楊氏總圖關於莫氏轄地的繪法，意即整個轄地應略往東北移，而與楊圖楚國西南界接壤。

(2)就莫氏族人世居於紅水河東岸以觀察其轄地應與宜州相接界。

宋太祖開寶七年（九七六）南丹州酋帥莫洪誓自稱節度使，其「地與宜州接」界，而統有今桂省南丹及黔省荔波縣一帶。⁶⁵ 又北宋南丹莫氏世居於宜州西界內外，其族人畜牛於宜州界內河池縣（治今縣）；下迄元明兩代，仍多在紅水河及其東鄰的水域。⁶⁶ 因知上述莫氏族人世居之處，與楊氏總圖所繪五代莫氏統及於紅水河東岸，可相符合；此項歷史觀察可供我們推定五代莫氏蠻部應與楚國宜州相接界（九三九年頃）。

(3)就溫、那兩州地名以觀察莫氏轄地。

今南盤江，唐稱溫水。⁶⁷ 此水上游有三國興古郡治所在的溫縣。⁶⁸ 但三國溫縣在

嚴文（一九七九：三六三至三六四）引太平寰宇記一二〇黔州南寧州條，意謂羅殿國在唐末新置南寧州的西南邊，在舊南寧州（治今曲靖）西南、昆明東南。那麼，五代或即唐末南寧州龍番所在的連江流域之西應有羅殿國。此國於五代稱為普里部；參李家瑞（一九六二：三三二）。黔中風土志四安順府境即此部族所在，而與程圖繪羅甸在今黔省安順縣的位置相合。但此羅甸的位置與嚴文不合。無論如何，連江流域既是五姓番所在，則五代羅甸不是位於其西南，便在北邊。至於羅甸國是否羅施鬼，或後者於唐宋之際漸自今黔省西北往南遷移的尤中之說（一九八二：一一八至一二〇），尚待考證，而不礙上段的觀察。

63. 參中華民國地圖集中國南部貴州地形圖，及廣西地形圖。

64. 並參新唐書二二二下南蠻傳西原蠻，及嚴圖（一九七九）。

65. 並參宋史四九四南丹州蠻傳，及松田壽男、森鹿三（一九六六：七〇）

66. 並參宋史南丹州蠻傳，元史六三地理志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明史三一七廣西土司傳，土官底簿卷下慶遠府，及紀要一〇九廣西慶遠府南丹州條。

67. 參水經溫水篇酈氏注，或嚴圖（一九七九）。

68. 參水經溫水篇酈氏注。

時間上與五代相去至大；並且，此地在唐南詔、五代大理國轄內，深處於羅羅族諸蠻部勢力範圍裏，應非五代莫彥殊所統轄的溫州。⁶⁹ 通典記溫水郡又名爲東峩州，有峩石（今桂省東南北流縣）、溫水（今鬱林縣）等四個屬縣；⁷⁰ 但此郡深處於五代南漢境內，也不是五代的莫氏轄地。⁷¹ 另查新唐書溫泉州條，知該州轄有溫泉（桂省宜山縣境）、洛富（今宜山縣境）兩縣，爲唐桂州都督府管下的九十二個蠻州之一；又太平寰宇記指此州在宋「宜州東六十里」，與文（今桂省東蘭縣境）、蘭（今東蘭）計十二蠻州曾隸於宜州。⁷² 我們就這兩個唐宋溫泉州同在宜州附近而言，兩者應曾是一個蠻州，似是五代的溫州。武經總要記載宜州治東南有泉州，其郡名爲溫泉，在宜州管下；而位於今紅水河下游（一稱黔江）的東北岸。⁷³ 這溫泉郡名及其位置差可符合上述唐宋的溫泉州；又前者於元豐九域志則稱廢溫泉州，或廢溫州。⁷⁴ 由於上述唐宋溫泉州或稱溫州，與文、蘭蠻州之地全在宋宜州管轄下；前兩者在紅水河東岸附近，都不出紅水河及其東鄰的水域。如此位置當能符合上段文中所述莫氏世居於紅水河東岸，及五代莫氏蠻地有在該水域之說，而有唐宋溫泉州或溫州便是五代莫氏轄下的溫州之可能性。然而，倘若莫氏溫州取溫水（盤江）而命名，則此州應在紅水河上游（一稱盤江）；那麼，我們就難以肯定唐宋溫泉州或稱溫州即莫氏溫州之說的可能性了。由於最後這點懷疑不易解決，我們還須觀察五代莫氏的那州之位置於下。明清那地土州乃併自宋元的那、地兩州，其西與明東蘭州或稱宋蘭州（均在今桂省東蘭）相鄰，而隔有紅水河，此爲那州必在該河東岸一帶的觀察。⁷⁵ 準此，宋那、地、以及南丹計三個蠻州都聚集於紅水河東岸附近，而與宜州西界相接，則五代強大的莫氏轄地

69. 並參李家瑞（一九六二），及程圖（一九八〇：六〇）。

70. 通典一八四州郡溫水郡，十通本典九八三頁。

71. 參楊圖。

72. 分參新唐書四三下地理志羈縻州門嶺南道桂州都督府溫泉州溫泉郡條，太平寰宇記一六八嶺南道宜州轄下的溫泉州等條。

73. 並參武經總要前集二一廣南路宜州轄下的泉州溫泉郡條及今地圖。

74. 參元豐九域志十省廢州軍羈縻州門廣南路宜州轄下的溫泉州、溫州廢州條。

75. 並參宋史九〇地理志廣南西路慶遠府（按即宜州）轄下的地、那、文、蘭等羈縻州條，新元史五一地理志湖廣慶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那州條，明一統志八四廣西慶遠府那地州條，明土官底簿卷下慶遠府，紀要一〇九廣西慶遠府東蘭州、那地州兩條，及大清一統志三五八廣西慶遠府那地土州條；或參松圖（一九六六：七〇）。

必有部分與楚國宜州相接界。

綜上所述(1)至(3)項的觀察結果，我們推斷五代莫氏轄下的南寧州、溫州、那州等十八個蠻州之中，必有部分與楚國宜州相接界，而彭氏轄地繞經楚國西南界外以抵於象州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總之，前揭九國志關於彭氏轄地「南抵桂林、象郡」的記載，倘指其南接桂林軍府的北境，如附圖二所示桂、融兩州北界的 \overline{AB} ，應無多大問題。若此記載含有彭氏轄地南接象州（象郡）之意，則因楚國桂、融、柳、宜諸州重重阻擋其間，而不必採信。至於繞經楚國界外以抵接象州的假設，因有強大的莫氏轄區及下文所述的都雲蠻部阻擋其間，而不能成立。簡言之，九三九年彭氏轄地應南接於桂林軍府的桂、融兩州北境，如附圖二 \overline{AB} 附近，可以採信；至於九國志「南抵桂林、象郡」的象郡（象州），不是史實。以上的論斷，使我們對前揭歐史關於彭氏轄地「南通桂林、象郡」的記載，覺得歐陽修有更改九國志或其同源史料的「抵」字為「通」字之舉。此舉，在我們初看之時覺得文理甚暢，其實毫不具體落實。我們就前文引述的五代史記（按指歐史）註輯要，可知此書作者刪去「通」及「象郡」，當有反對歐陽修潤飾或刪改史料之意。關於歐陽修刪改九國志或其同源史料之處，我們另有例證。⁷⁶ 準此以觀歐陽氏有刪改史料的習慣，今在我們論斷上揭 \overline{AB} 的意義之後，確知歐史的「通」字不是史料原貌，應係他覺得彭氏轄地不可能抵接象州（象郡）之際而下的判斷或敘述罷了。

至於在本文附圖二 \overline{AB} 以西及西南方的蠻中勢力，比如都雲等蠻部，試接著述說於下，俾供我們逐漸明白彭氏轄地的範圍。

五代南寧州莫氏蠻部的正南方有唐宋之際的西原蠻，值今桂省右江中游流域；又南則有宋儂智高先祖世居的儂峒，就在今左江上游，以上西原、儂峒都是臣屬五代南漢的界外蠻。⁷⁷ 在莫氏以北的強大勢力，有羅施鬼蠻或羅甸國及都雲蠻，多在今黔省

76. 歐史六六楚世家記彭師謁對馬希廣說：「武陵兵驕，雜以蠻蠻。」這蠻蠻於九國志十一彭師傳則是：「雜以蠻兵」，於通鑑二八九後漢紀隱帝乾祐三年（九五〇）十二月丁酉條下，也僅記作「雜以蠻兵」。歐史多「蠻」字，而有修改九國志或其同源史料之處。

77. 西原蠻在五代臣屬於南漢，儂智高先祖所在的儂峒為前者之一部；參河原正博（一九四三：一二七）。按儂峒位於今越南北境山區，左江上游域，即程圖標示的儂峒（一九八〇：五〇）。又九三九年頃，安南（交州）內亂，自顧不暇，已見前文之說。

中部以西；其中，程圖繪五代都雲蠻部位於今黔省貴陽市以南、獨山縣以西的地面。⁷⁸果真此圖不誤，那麼都雲蠻部應介於彭氏與莫氏兩大勢力之間。今試就歷史觀察，以支持程圖繪的大致可信。元招捕總錄敘述都雲蠻為亂於獨山州附近，官兵終於剿平這個蠻部及其黨計約一千九百砮（一三一〇年）；後來漸被削弱為「都雲洞」小土司，見載於元史。⁷⁹又楊守敬元地理志圖繪都雲軍民府及都雲定雲安撫司於今黔省八寨（丹寨）、都勻、獨山諸縣地；⁸⁰此應即總錄的都雲蠻盤據之地，而其範圍可符合程圖標示五代「都雲蠻」三字所占的空間。再說，黔中風土志記清都勻府本為五代都雲蠻地；又大清一統志指該府為五代都雲蠻所在，元置都雲軍民府及都雲定雲等處安撫司。⁸¹由於都勻府範圍與楊氏圖、程圖所繪都雲的意義，多相吻合，且可上推至五代，我們得支持程圖標示的都雲蠻位置為不誤，堪可認係五代都雲蠻部位置的假定之說；請參本文附圖三。只是此蠻部東境，在九三九年有否東及於今黔省榕江縣一帶，而與圖中 \overline{AB} 的彭氏南界相近的問題，似是難解的「懸案」罷了。

從以上數段文中，我們知道九三九年彭氏轄地應南至附圖二的 \overline{AB} ；又目前只能假定其西南方與都雲蠻部多相鄰接，如圖中自 G 至 F。倘若彼時都雲的東境及於今黔省榕江縣一帶的小地區，也不妨礙下文另就九國志「方數千里」之意以估計彭氏「幅員」的方法。

我們根據以上推論彭氏愁盛時南界的結果，知道它應接近附圖二的 \overline{AB} ，那麼九國志：「南抵桂林、象郡」中的象郡（五代象州），決非史實。

其次，討論前揭九國志所記彭氏轄地「西接牂牁、鬱林」，及歐史：「溪州西接牂牁、兩林」的可靠性於下。

五代李弘皋復溪州銅柱記有說：

蓋聞牂牁接境，盤瓠遺風。

78. 並參程圖（一九八〇：五四、五六）。其中，羅施鬼應在今黔省中部或西部，與東部無關；參尤中（一九八二：一一八至一二〇）。

79. 並參招捕總錄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條，及元史六三地理志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新添葛蠻安撫司都雲洞條。

80. 參楊守敬歷代輿地沿革圖元地理圖。

81. 並參黔中風土志八都勻府，及大清一統志三九四貴州省都勻府建置沿革門。

這是指溪州彭氏轄地與牂牁（或作牂牁、牂牁、牂牁，在溪州之西）相接境的意思。此意和上揭歐史可相符合，應無多大問題。按五代夷（今黔省綏陽）、播（黔省遵義）兩州屬於張氏牂牁蠻部；已見前引歐史楚世家。由於張氏擁有夷、播計七州而在唐牂牁諸蠻東北隅，我們就將附近如充州（黔省餘慶縣西）也一併繪入附圖三；繼而在此圖中，繪成自G、K、至H點的封閉線段。⁸²那麼，顯然可看出此線段得暫設為彭氏西界的一部分；否則，彭氏西界深入充州等牂牁勢力圈內，則與上引銅柱記句意，應相違乖。至於上揭九國志鬱林地名，乃見於叢書集成本；它與海山仙館、筆記小說大觀、敦詩書閣等刊本，以及歷史語言研究所今藏九國志鈔本的「羽林」，顯然迥異，而待分辨。按五代鬱林為貴州治，在南漢境內，今桂省東南，與九國志記該地在彭氏之西的方位，完全不相符合；又叢書集成為商務鑄版，遠不如鈔本以及諸刊本的「羽林」為可靠。但是中國西南沒有「羽林」地名。查五代有兩林蠻部位於溪州正西方（今康省大涼山區），符合上引歐史一句，也不違乖九國志意指該地在溪州之西的方位；那麼，歐史這一句應有保存此句地名「兩林」的史料原貌，也就是九國志的鬱林或羽林應指兩林。⁸³原來，敦詩書閣九國志前言有明載今本九國志是後人輯自永樂大典（今佚此部分）。後人在轉抄時，可能把兩林寫成「羽林」。我們就趙孟頫寫「羽」字為「𦇧」，⁸⁴酷似「兩」字的草書字形而言，殆能肯定歐史的「兩林」為可信。綜上理由，溪州彭氏轄地「西接牂牁、兩林」的歐史記載，必是史料原貌，今本九國志在此句當有誤訛。由於前文推知九國志所記彭氏南方轄地抵接象郡之意不實，則其西界恐怕也不抵接兩林。今為瞭解溪州彭氏西界是否境接兩林的問題，就將兩林的位置，楊圖所示後蜀、楚國的部分界線，和嚴耕望教授一文（一九七九）附圖中的牂牁等地名，標繪進本文附圖三。⁸⁵在我們檢視附圖三之後，發現兩林遠距溪州：兩者之

82. 附圖三的充州位置，乃抄自嚴文（一九七九）的附圖。

83. 兩林蠻於五代曾入貢；參華史三七唐明宗紀天成元年（九二六）十月丁亥條。
兩林，在唐嶺州（今康省西昌）境，今大渡河之南的大涼山區，位於唐五代溪州的正西方；並參歐史七四四夷附錄南詔蠻條，及松圖（一九六六：六九、七〇）。

兩林有誤刊作兩林；參歐史楚世家彭元瑞註兩林一句（新文豐公司影印本一一二二頁下），及冊府九七二外臣部朝貢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條。兩、羽音同，或因而誤作羽林，機會雖少，亦有可能。

84. 參中文大辭典第二十六冊第三二三頁。

85. 此外還參考李家瑞（一九六二：三三二）等圖文，而標上芒部等地名於附圖三。

間隔有蜀國南境及芒部等。那麼，彭氏西與兩林蠻部決不相接界。這等於支持上述假想或暫定彭氏西界接近附圖三G、K、H連線之說。

以下接著說彭氏轄地在北、東兩邊的狀況。通鑑二八二後晉紀三高祖天福四年（九三九）八月己酉條下載：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按即獎）、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

這告訴我們：九三九年彭士愁既然是「黔南巡內」，則應統有部分黔南地區之意。⁸⁶唐黔南節度原治黔州（川省彭水），而後移治於涪州（川省涪陵）。⁸⁷黔州入五代仍屬藩鎮前後蜀，與施州同在蜀國邊界之內，而不隸於彭氏蠻部。⁸⁸因此，彭氏統轄的黔南，必在蜀國東南界外，也就是黔、施兩州以南的蠻地，而有唐黔南的部分之地，如張氏群峒以東的今黔省東部及其附近。⁸⁹今揆之九國志十一彭師嵩傳：

（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士愁遣使通款于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三州，大略縣邑。⁹⁰

知道彭士愁曾請蜀王出兵合侵楚國，可見兩者早通聲息；此意即九三九年后蜀與彭氏沒有足以引起爭戰的邊界問題，得支持上指蜀黔、施兩州以南有彭氏轄地之說。又揆之上引的通鑑、九國志，知道彭氏統有蠻兵萬人，敢於東侵楚境，當是前文已說介於蜀、楚之間的蠻中大勢力。那麼，我們可就楊圖所繪後蜀黔、施兩州的邊界，假定為彭氏與之境接的界段，如附圖三H、I、J的連線。在此線以南有今川、黔、鄂、湘

86. 林瑞翰教授解釋「巡內」在此乃指彭氏占有黔南之意；參通鑑今註本第十五冊第三〇五頁，註六一。

87. 唐末黔南節度治所，始自黔州移至內地涪州；參通鑑二六四唐紀八〇昭宗天復三年（九〇三）十月戊辰條下。五代黔南武泰軍治多在涪州，仍統有黔州；並參通鑑二七七後唐紀明宗長興元年（九三〇）十一月甲申條下，同書卷二七九同紀潞王清泰元年（九三四）二月癸酉條，歐史六四後蜀世家長興元年（九三〇）十二月條，及太平寰宇記一二〇江南西道黔州條。但歐史職方考則繫武泰治於黔州，乃非常制。

88. 並參通鑑二八五後晉紀齊王開運三年（九四五）十一月甲寅條下，歐史職方考，及楊圖。

89. 唐黔南（一稱黔中）地廣，統有黔、施等州，以及黔州南方的夷、播、溪、錦、獎、鉞等州，多在後來五代後蜀南界之外。後者值今川省東南角、黔省大部、及湘省西隅。以上並參新唐書四一地理志江南道黔州黔中郡都督府，楊圖，松圖（一九六六：六六），及今地圖。

唐黔南地區之夷、播是在張氏群峒蠻境；參歐史楚世家。又東如錦、獎則在彭士愁轄下，已見前文。那麼通鑑記士愁為「黔南巡內」，應指九三九年他轄有唐黔南的部分之地，在後蜀黔州界外，張氏夷、播以東，大致如附圖三H、I、J連線以南。此語正確（榮村按此語正確四字，為審查人在此註下之批語）。

90. 天福五年（九四〇）正月士愁已具狀降於楚國；參李弘皋復溪州銅柱記。

士愁兵掠澧、辰二州是在九三九年；參薛史七八晉高祖紀天福四年（九三九）十月條下。

四省交界山地，應多為彭氏的轄地。又彭氏轄地應包括今黔省東部的大部分。否則，彭氏盛時的麾下殊難以自「黔南」直抵於附圖三的 \overline{AB} ，也不足稱其為蜀、楚之間的大勢力了。⁹¹

以上的假定之說，可供我們接著觀察附圖三A、J兩點如何連接而成為彭氏東界的問題。我們案視楊圖（附圖三有說明），發現他所繪的楚國正西邊界，自辰州轉折至邵州的界段過於彎曲，似乎兩州之間有界外的大空地。但此狹長的大空地，可解釋為楚國政令難及的梅山洞蠻居處。⁹²又發現楊圖將彭氏溪州治（今湘省永順）及其以東的部分劃在楚國界內，也列入彭氏在九三九年猶未投降楚國時所擁有的錦州。那麼，楊圖在這方面應不足以代表九三九年彭氏蠻部與楚國相鄰接的界線。試先觀察楚國西疆擴展的概況，俾供我們推斷九三九年介於蜀、楚之間的彭氏東界。在九三九年八月彭氏東侵楚國澧、朗、辰州之前約數十年間，這三州附近存在一些地方勢力。比如八九八年澧（湘省澧縣）、朗（湘省常德）兩州是武貞節度使雷滿的轄地；一說武貞雷氏兼有澧州（湘省黔陽）。⁹³九〇一年頃雷滿死，其子彥恭繼立。⁹⁴及九〇八年頃，楚國始取得澧、朗兩州沃區；⁹⁵當時的溪州彭氏蠻猶在興起於武陵山區該州附近。而南邊的辰、澧州蠻，則遲至九一二年頃納入楚國版圖。今據通鑑二六七後梁紀太祖開平四年（九一〇）十二月癸未條下載：

辰州蠻酋宋鄴、澧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及同書二六八太祖乾化二年（九一二）二月戊寅條下載：

91. 另有理由述說於下。銅柱記續題有「知猺州軍州事彭君庸」等許多州縣及酋名。此猺州指宋思州管下的寧夷縣，其東鄰溪州，又名龍陽州；並參輿地紀勝一七八夔州路思州，及宋史四九三西南溪洞諸蠻傳。其西鄰的費州，一名天陽州，當在九三九年溪州彭氏蠻部統轄之下；並參宋史諸蠻傳，本文第二節末三段，及附圖三。今僅據猺州（龍陽州）、費州（天陽州）應在彭氏盛時轄內的觀察，以補正文不足。

92. 並參通鑑二七〇後梁紀末帝貞明四年（九一八）八月末條，及松圖（一九六六：七一）

93. 參今註本通鑑二六一唐紀昭宗光化元年（八九八）七月條，及林瑞翰註「武貞」

94. 歐史四一雷滿傳的雷彥恭，疑即通鑑二六二唐紀昭宗天復元年（九〇一）十二月末所載的雷彥威。

按彥恭盤據朗州（湘省常德），曾劫掠至岳州、公安；並參通鑑二六六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九〇七）七月丙申條下，同年九月條，及其下開平二年（九〇八）五月壬辰條下。那麼，西元八九八至九〇八年間的澧水下游、沅江下游有強大的雷氏勢力。

95. 參通鑑二六六後梁紀太祖開平二年（九〇八）五月壬辰條下。

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敘州刺史。

而知九一二年楚王馬殷以辰州酋宋鄴爲該州刺史，並命蠻酋昌師益爲敘(澈)州刺史；又知宋氏、昌氏蠻「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那麼他們至少在九一二年前數年裏盤據於辰、澈兩州，當時絕不是溪州彭氏所能稱霸的地方。上述辰、澈始入楚國版圖之事，也記載於九國志十一呂師周傳、十國春秋七二呂師周傳。只是前一書提及澈州蠻帥潘金盛後來爲楚兵所殺；後一書則說楚兵攻下澈州，旋移兵往北，終於擊降辰州宋氏。總之，九一一年楚國勢力沒有到達辰州及其北郊。降至九二一年，辰、澈兩州蠻亂，旋爲楚將姚彥章所救平。通鑑二七一後梁紀太祖龍德元年（九二一）十二月辛未條下載：

辰、澈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據上引述，我們知道九〇八至九二一年楚國勢力始漸進入澧水下游，終而及於沅江流域的辰、澈兩州。這期間的溪州彭氏，就在附圖三所示武陵山脊線之西邊山區裏逐漸壯大勢力；此乃揆之上節彭氏興起史而得的推理。那麼，九二一至九三九年溪州之役的十餘年期間，溪州彭氏與楚國本來中隔有上揭澧、朗、辰、澈四州的地方勢力，具有兩者衝突的緩衝作用，但在九二一年隨著楚國西疆的拓展，這作用就逐漸消失，終於造成彭氏的多次劫擾邊界，及九三九年彭氏的東侵辰、澧等州。⁹⁶

上指的西疆之南也應稱爲西疆，茲述其變化於下。如衆所知：馬殷爲創立楚國之君，卒於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九三〇）；子希聲繼立，但不久就死（九三二），其弟希範繼爲楚王。⁹⁷當希聲繼位之前已掌大權，因聽信謠言，而殺死高郁（九二九）。⁹⁸高郁是位「亟營西山」的幹練謀臣；他的死亡削弱楚人經營西山（雪峯山與衡山之間）的力量。⁹⁹雖然，山後的澈州蠻兩次屈服在楚兵武力之下（九一二及九二一年），但

96. 並參薛史七八晉高祖紀天福四年（九三九）十月條下，及通鑑二八二後晉紀高祖天福四年（九三九）八月己酉條下。

97. 分參通鑑二七七後唐紀明宗長興元年（九三〇）十月辛亥條、十一月己巳條，同書二七八後唐紀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七月辛卯條，及歐史楚世家。

98. 並參通鑑二七六後唐紀明宗天成四年（九二九）八月癸丑條下，歐史楚世家；及三楚新錄，說郛四〇。

99. 參通鑑二七六後唐紀明宗天成四年八月癸丑條下，及歷代通鑑輯覽六七五季戊子八月條。

此武力缺乏高郁的謀略，應難以持久統治該州。我們揆之梅山蠻（九一八）、辰澁兩州蠻（九二一）、及橫山蠻（九二九）等蠻亂，而知這廣大的西山附近不易管理。¹⁰⁰
澁州位於雪峯山後，在沅江支流的上游，運糧不便，楚兵難以長期屯駐該州及管理蠻疆；那麼，澁州頗易爲日漸強大的彭氏蠻部就近兼併，更遑論九三九年頃彭氏東侵楚國辰、澧之時的狀況了！¹⁰¹

在九三九年之前數年，彭氏蠻兵常深入楚國辰、澧兩州治的郊外。楚國學士李弘皇復溪州銅柱記（九四〇年）有說：

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間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堰吏告逼，郡人失寧。

據此描述以揆之本文附圖三，我們知道澧州西境的水南附近，及辰州治西、南郊外，必然在九三九年多落入彭氏之手。¹⁰²而此項推斷與上段文中的觀察相得益彰。從而，可自附圖三水南東邊往南繪條彭氏與楚國的界線，沿武陵山脊線畫至錦州之東、辰州之西的低地，這條虛粗黑線大致就是九三九年頃的雙方邊界。前述彭氏在當時統有自溪、錦等蠻州而南抵於附圖三的 \overline{AB} 附近，因知錦州與這條邊界之間應多爲彭氏所有。否則，殊不合理。其間空地包括今湘省西南隅的靖縣、通道、會同、黔陽諸縣，

100. 分參通鑑二七〇後梁紀均王貞明四年（九一八）八月末條，二七一後梁紀均王龍德元年（九二一）十二月辛未條下，及二七六後唐紀明宗天成四年（九二九）正月丙戌條下。

101. 並參前文所述彭氏興起史以及今地圖。

澁州（治今湘省黔陽）位於雪峯山以西，楚人得稱之爲山後，位於溪州南邊；參李榮村（一九八四：三五四），或程圖（一九八〇：四七）。

102. 水南，在宋澧州石門縣西境，今澧水中上游域，如本文附圖三標示的位置是；並參太平寰宇記一一八江南道澧州（文海影印陳蘭森補闕本），紀要七七湖廣岳州府澧州石門縣澧水條，石門縣志二圖考四境圖、及同書十二津梁水南渡條。

復溪州銅柱記續題有「水南都指揮使羅文彥」等羅姓蠻酋。這意謂溪州彭氏曾統有該州北邊的羅姓洞蠻，與下述理由相合。一、當代史料如九國志十一彭師曷傳，載有九四〇年溪州彭士愁遣其子師曷率麾下田、巫、向、羅計四姓蠻酋前往楚國軍營投降之事，可證九三九年彭氏蠻部應有州縣級以下的羅姓蠻酋。二、以歷史觀察可證知澧州西邊山區裏確有羅姓等峒蠻。如一〇三六年澧州蠻五百人侵邊，一〇五七年澧州羅城峒蠻爲亂，及一〇八九年朝廷令溪州彭氏就近約束澧州蠻是；並參李榮村（一九八四：三七六、三七七、三八九）。又一〇八八年、一〇八九年澧州羅家蠻爲亂；參宋會要蕃夷五之九一。那麼在宋溪州彭氏式微時對上述澧州羅姓等蠻猶有約束力，及兩者地緣同在湘西武陵山區北段而言，水南一帶應在九三九年溪州彭氏東侵澧、辰兩州的轄地範圍之內。

位於沅江支流上游域，它在五代及北宋稱為「十洞」蠻地，占有唐敘州或稱五代澁州（治今湘省黔陽）的絕大部分。¹⁰³它確曾為溪州彭氏家族所統轄，此自銅柱記文末續題銘文有：

十洞彭如意。

可相印證；因知十洞或即澁州應曾隸屬於彭氏蠻部盛世之時。總之，附圖中A、J所連成的虛粗黑線，大致是彭氏蠻部盛時與楚國交界的一大部分界段。

簡言上述九三九年彭氏盛時轄地，應在附圖三所示的虛粗黑線圈之內。此範圍之內，或容有類似其西南隅未必是彭氏轄地的待定問題。但就大處著眼，類此待定的問題不大。我們接著在下文另尋其他方法，以檢驗彭氏轄地是否大致在此線圈之內的可信問題。

前揭九國志十一彭師曷傳，有記彭氏蠻部盛時轄地達到「方數千里」。我們案視附圖三及今地形圖，知道上指的線圈多在雲貴高原東側，地勢起伏頗大，古人不能翻山越嶺逐界丈量彭氏轄地的幅員，又當時應無此必要；所以「方數千里」絕非逐界丈量的結果，而應指圈內一些城鎮之間在南北及西東兩段交通線長之和的兩倍之概數。倘若我們估計此概數介於一千里與一萬之間，當能符合「方數千里」，則前述彭氏轄地大致在附圖三虛粗黑線圈之內，不會離譜。反之，估計的結果達到一萬里，或總概數少於一千里；那麼，前揭彭氏轄地之說，勢必作大幅度的修改。以下擬分低估及高估兩種方式，以進行檢驗前文所述的彭氏轄地之幅員。

（一）低估彭氏幅員的方式

嚴耕望教授唐代黔中牂牁諸道考略一文及其附圖（下稱嚴文，或嚴圖）之中，相對應於本文附圖三彭氏轄地之內，唯有一條極著名的唐代「大道」橫貫此轄地的中部；它介於牂牁牂州與湖湘（五代楚國）辰州治之間。五代會要三十牂牁蠻傳有說：

其地……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

這二千四百里的意義，並見於舊唐書一九七南蠻傳，為嚴文所引用，而應在五代人報

103. 十洞在唐敘州（澁州），宋靖州一帶；並參新唐書四一地理志江南道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敘州條，松圖（一九六六：六六、六九），長編二〇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九月庚子條，輿地紀勝七二荆湖北路靖州沿革門、景物門十洞條，大清一統志二八九湖南省靖州，及李榮村（一九八四：三六七）。

導「方數千里」的參考項下。我們比較嚴圖與本文附圖三，目測彭氏轄地K、L兩點附近，而知橫貫轄地的交通線長約有一千里，又此數必小於縱貫轄地的交通線長。準此，不必再仔細估算，就可推定彭氏幅員絕對超出一千里，這是從低估計的結果。其結果既然能夠符合九國志「方數千里」的意義，則前述九三九年彭氏轄地應在附圖三虛粗黑線圈內之說，就可望令人採信了。

（二）高估彭氏幅員的觀察

據上述自牂州至辰州治有二千四百里為主要交通路線的意義，以檢視嚴圖及本文附圖三，而知這段路自K點界外的充州東郊以至鉞、辰兩州治之間，約有四六〇里或一〇七八里，今取高估的一〇七八里以當橫貫線圈內的交通線長。¹⁰⁴至於彭氏北境統轄水南，其東界之外有楚國澧州治。今取後者起算線圈內的南北縱長，也就是採取途經澧、辰、溪、澱四州治間的曲折交通線長，約有二七一〇里，得稱之為從高估算其單側的大部分。¹⁰⁵此里數加上自澱州往南抵於AB的四百清代里即四二〇宋代里，計有約三一三〇里的高估數字。¹⁰⁶此縱長之數加上橫貫東西的一〇七八里，再乘以兩倍，總計八千四百餘里，是本文估計彭氏轄地範圍的幅員。此從高估計而得的總數沒

104. 四六〇里的估計；參嚴文引武經總要（一九七九：三七〇）所述自辰州經鉞、澧、而至充州治的交通路線長度。其中，辰、鉞兩州間因有虛粗黑線，取其界內部分約有一八〇里而計算；同理，自澧州治以迄界內K點附近，則以一六〇里計入。

至於一〇七八里為從高估計之數，乃取充、澧兩州治間途經費州，以六百里計入；又鉞、辰兩州治的水路有五三八里，在界內部分約取三五八里併入鉞澧兩州交通線長一二〇里計算之；併參嚴文（一九七九：三七一）引元和志、寰宇記。

105. 自澧州途經辰州而至溪州治，計約一千一百里；並參太平寰宇記一一九江南西道辰州四至八到條，及同書同卷溪州四至八到條。

自溪州南至鉞（澱）州治有一千六百一十里的路長；參武經總要二一前集荆湖北路南江澧州、錦州兩條。據上所述，自澧州折經溪州而至鉞州治的宋官道計約二七一〇里。

由於唐五代的單位長相同，又五代一尺合三一·一〇公分，宋代則是三〇·七二公分，相差很小；並參劉世煌（一九六一：八）。

今據上述以案視附圖三，知道自澧州途經辰州而折往溪州南下，顯然採取倒轉南下的路線以計算彭氏轄地的方式；如果固定溪州一端而略為拉長其線，必超出J點以北，也就是末端必落在北界之北的長江中游岸邊。因而確知二七一〇里必是高估數字。

106. 自澱州治（今湘西黔陽）南抵於附圖三AB的交通線長；參清湖南通志八地理志八疆域靖州條。

據註 105. 揭示的劉氏換算法，而知四百清代里合四一六·四宋代里，今以四二〇宋代里充數，當是從高估算。

有達到一萬里，可符合九國志關於彭氏轄地「方數千里」的記載。¹⁰⁷

總之，附圖三虛粗黑線圈堪可認係彭氏盛時轄地的大致範圍。

以下接著附說溪州彭氏蠻部在九三九年的都治等問題。

通鑑二八二後晉紀高祖天福四年（九三九）十一月戊子條下載：

（楚將）劉勣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勣爲梯棧上圍之。

我們從「棄州走保山寨」看來，通鑑應意含九三九年溪州州治不在「石崖四絕」的山上。那麼這山寨似非溪州治所，也就是彼時彭氏蠻部的都治有不在山上的疑竇。然而，根據較通鑑爲早的下引兩種史料，可知溪州治所是在石崖四絕的山上，也就是彭氏蠻部盛時的都治決不位於平地或平岸。後晉高祖天福五年（九四〇）正月彭氏敗降，勝利者楚國人就在溪州鑄立銅柱以紀其事，當年九月銘曰：¹⁰⁸

（楚王馬希範）乃遷州城，下於平岸。

又九國志十一彭師曷傳有載：

（楚將）劉勣等擊敗其兵，士愁（按指彭士愁）遁去。遂進兵襲溪州。州在山頂爲堡，四面斗絕。

既然這兩種當事人、當代人記載的史料都明指：彭氏溪州治所原係山城或稱山堡，「四面斗絕」，絕非九四〇年被逼遷而「下於平岸」的新州城。那麼九三九年的溪州城當在山上，決不在附圖三標示唐溪州治的位置。¹⁰⁹因之，通鑑所謂「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一句，我們可解釋爲：九三九年十一月頃，彭士愁因戰事不利而棄溪州大部分轄地，退守該州治所所在的山城。那麼通鑑帶給我們的疑竇，已經揭曉，以下就列舉數點理由，試論九三九年溪州彭氏山城都治的位置問題。

107. 另項估計彭氏幅員的南北縱長，是從蜀國黔州折經溪州、敘州以抵於附圖三 \overline{AB} 附近。今據嚴文（一九七九：三七二），而知自彭氏界外的黔州治東行二百里可至唐黔江縣，又東五百里至三亭縣，又東三百七十里至唐溪州治，計一〇七〇里。至於溪州以南，如同前文的估算而不必比較。

其北段如 105. 所述自澧而至溪州有一千一百里。此數當較一〇七〇里爲長，而今考慮從高估計，可捨一〇七〇里交通線長，而取一千一百里併入正文所指南北縱長的全段算法。

108. 參五代李弘皋復溪州銅柱記。

109. 附圖三標示的唐溪州治，乃據嚴文（一九七九）附圖所示。這是位於今湘省永順縣東南的王村，在酉水北岸的平地；參東亞地圖集永順圖。

(1)揆之前揭「石崖四絕」的溪州山城地形地勢，而知老司城可能就是九三九年溪州彭氏盛時的山城都治。

民國永順縣志三地理志山水福石山條載：

福石山內龍保，縣東三十里。與祿德、壽德並在舊司治後。萬山環拱，天然城郭，爲土司數百年治所。右曰紫禁山，爲宮人叢葬處。治前三里，曰八桶湖，其祖宗多葬於此。

其下，卷七建置志城池舊司城條載：

在縣東三十里。其地四面皆高山，前土司因以山爲城。

又縣志記舊司城一稱老司城，¹¹⁰位於今湘省永順縣治東約三十里。¹¹¹此爲彭氏數百年治所，且是「四面皆高山」的山城，在福石、祿德、壽德諸山合稱的三星山上；¹¹²其上有「宮人叢葬」處及頗多彭氏先祖的祠墓。張孔修在縣志三建置志城池唐溪州故城條，有云老司城即宋中溪州，又說它是唐溪州治：

舊唐書載（武后）天授二年（六九一）置溪州，（玄宗）天寶元年（七四二）改爲靈溪郡，（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復爲溪州。是溪州即靈溪也。攷靈溪係水名，在今老司城。唐之改郡者以此。宋史 諸蠻傳有上、中、下溪，州三。吾意上溪州當在今龍山境，中溪州當在今老司城，下溪州當在今會溪坪。我們在此不必爭辯唐溪州治是否老司城，或它應在嚴圖所示如同本文附圖三唐溪州位置之問題；¹¹³也暫緩談及宋上、中、下三個溪州治的相關位置。而著重於彭氏老司城乃建築在「四面皆高山」的古老山城治所之特點。由於此特點符合前文所述溪州彭士愁山城有石崖四絕的地形地勢，似可肯定老司城便是九三九年的彭氏都治。

(2)就下溪州城在平岸的形勢以推定它決非九三九年的溪州山城。

110. 舊司城乃指老司城；參永順縣志七建置志城池舊司城條下雙行夾註。

111. 東亞地圖集永順圖標此老司城於縣志永順縣總圖老司城的西北約三里處。此與清內府一統秘圖永順司治的地點相同，和縣志總圖老司城同在高山地區，相距密邇，且同在張氏指的靈溪、猛洞河所夾的高地上，如縮小繪圖，得視爲一地。再說，縣志總圖乃以毛筆繪圖，其精確性遠不如地圖集；而後者標示的老司城，西距今永順縣治約三十里，符合以上引文所載的兩地相關的方位、里距。那麼，上述三圖標示的地點，當同指一地，即彭氏治所之一的老司城。

112. 試取上揭三座山名的第一字，可合成「福」「祿」「壽」三星，當同在永順縣志總圖的三星山地。

113. 嚴圖唐溪州治位於今永順縣王村，爲水陸要衝，較老司城爲可信是唐代的溪州治。

自上引縣志，我們知道張孔修持有：下溪州在今湘省永順縣東南會溪坪，中溪州在永順中部老司城，上溪州在今湘省龍山縣之說。¹¹⁴其中，宋下溪州治又名會溪城。¹¹⁵檢視南宋輿地圖，見會溪城位於今酉水和猛洞河交匯口的東北岸邊，此與嚴文唐溪州及松圖下溪州治同在一地，今永順縣東南王村之西，確在酉水北岸，是個平地。¹¹⁶而張氏主張的下溪州治，雖然近在王村東南的酉水南岸之平地，卻與輿地圖相違，似不可靠。無論如何，兩個今人所謂的下溪州治都在酉水下游的平岸，是個四面無高山的彭氏治所，當然它決非九三九年的彭氏溪州山城。

(8)下溪州城應係晚於老司城的彭氏治所。

已知下溪州城又名爲會溪城，位於平岸；宋王象之引皇朝郡縣志而說：¹¹⁷

五代時溪州刺史彭士愁遣子師曷率獎、錦諸州降於馬氏。至皇朝，而師曷之弟師晃乞於溪州舊基築城。至（仁宗）嘉祐中（一〇五六至六三年），彭士義叛，已而乞降。（神宗）熙寧八年（一〇七五），遂改爲會溪城。

那麼，它是始建於彭士愁降於楚國之時（九四〇），此與前揭銅柱銘文所謂楚王馬希範乃遷溪「州城，下於平岸」，相吻合。而後此城重修於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頃，時爲下溪州治。宋史四九三諸蠻傳說：

（神宗熙寧五年）詔修築下溪州城，並置砦於茶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下溪州刺史彭）師晃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

114. 張氏所持上溪州在今龍山縣之說，乃據通鑑輯覽注。此與明一統志六六永順軍民宣慰使司上溪州條及大清一統志二八六永順府古蹟門上溪條所載應相符合；是上溪州在酉水上游今龍山縣境之說，似可採信。又宋會要蕃夷五之八七，記神宗熙寧八年（一〇七五）官兵控制下溪州一帶後，續往酉水上游「招納上溪」土人而言，則以上推論，應無可疑。

揆之上述，宋「初」上、中、下溪州應依酉水的上、中、下流域而區分命名。其中，老司城應即中溪州，此即松圖（一九六六：七一）標示的溪州治位置。

115. 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

116. 南宋輿地圖的影印本，見於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書末附圖。

青山氏（一九六九：六六〇）認爲此圖是黃裳的作品。

嚴耕望教授（一九七九附圖）標示的唐溪州即松圖（一九六六：七一）的下溪州治地點，其附近約有九平方公里的平地，其南濱臨酉水，無山；參東亞地圖集永順圖。

117. 王象之與地紀勝七五荆湖北路辰州古迹門會溪城條引。

該州刺史彭師晏頗受朝廷榮寵。原來，師晏先人如宋下溪州刺史允殊、文勇、儒猛、及仕義都是五代溪州刺史彭士愁的後裔，各世襲前人而統有溪州諸蠻，時稱都督主，得視為溪州刺史。¹¹⁸及師晏死，福石寵繼承溪州彭氏正統，為下溪州刺史，便「退居」於老司城；龍山縣志六土司考永順司世系表福石寵條載：

（彭）師晏築下溪州城為治。（及）寵退居永順東之老司城。

那麼，下溪州城始為彭氏都治應不早於九四〇年，它不是九三九年彭氏的山城都治；而老司城應即彭氏固有的並且常為該州刺史的治所。

（4）上溪州不可能是九三九年的溪州都治。

自宋史四九三諸蠻傳及以上第(2)點，我們知道宋「初」溪州已分為上、中、下計三個溪州。其中，下溪州既然不是五代的彭士愁山城都治（九三九年），則此都治唯有就上溪州及中溪州加以討論或觀察。試就上溪州的重要性以推論它不可能是九三九年的溪州都治於下。士愁後裔傳「都督主」至仕義為溪州地區諸蠻酋領之時，敢與朝廷對抗而如同獨立；仕義有師晏、師綵、師寶、及師黨數位子輩。¹¹⁹其中，師寶絕不是仕義的長子，他在仁宗皇祐二年（一〇五〇）以知忠順州改任為知上溪州；但其任命直接出自朝廷，於是父子交惡更深；又仕義死後，諸兄如上揭師晏等人先後繼承溪州彭氏正統職位，而為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可見師寶始終不是溪州地區諸蠻的酋領或儲位人選。¹²⁰那麼，知上溪州者應無主祭彭氏先祖的地位，也沒有統轄古墳所在的老司城之權力，也就是前者不可能是九三九年的溪州治所。再說，上溪州在今湘省龍山縣境，幾乎多屬於高荒地區；它遠不如老司城（宋中溪州）能就近下瞰永順縣中部平原，也不及下溪州可控扼酉水中游的肥沃谷地。¹²¹總之，宋上溪州在彭氏族內政治地位上的重要性，及其是否沃區的比較結果，都不可能提供我們推定它就是五代彭氏盛時的都治。

據上所述(1)至(4)的理由，我們知道今湘省永順縣治東約三十里的老司城應即九三

118. 並參宋史四九三諸蠻傳，及李榮村（一九八一：七八六、七九七）。

119. 並參宋史諸蠻傳，及龍山縣志六土司考。

120. 並參宋史諸蠻傳，及宋會要蕃夷五之八三、八四。

121. 並參中華民國地圖集湖南地形圖，及東亞地圖集永順圖。

九年溪州彭氏蠻部的山城都治。如果它確是宋代中溪州（同注 114），則必是九三九年的溪州治所。

老司城之西接鄰宋上溪州（今湘省龍山縣），東南方有宋下溪州（湘省永順縣東南），而介於上、下溪州之間；倘若它不是宋中溪州治所，也當在中溪州轄地內或其附近。換言之，上、中、下溪州的絕大部分必在今湘省西北永順及龍山兩縣地。這些地方盡在湘省武陵山區裏，堪稱之爲五代彭氏蠻部的政治中心地帶。

四、結 語

現在提挈上文考證，得到四點結論如下：

（一）本文推定唐末九〇三年頃彭士愁之父始以武力據有溪州（治今湘省永順縣），自爲該州刺史。而後士愁承襲父職，擴展勢力，使彭氏蠻部成爲五代楚國與後蜀之間的一大勢力，雄霸西南邊疆。其全盛期應在九三九年及前數年。我們可以西元九三九年代表彭氏蠻部盛時的年代。因爲這年彭士愁兼有錦、獎等州蠻兵萬餘人，敢於東侵楚國西疆；至九四〇年戰敗，臣屬於楚，喪失錦州等地，而後始終未能恢復昔日的轄地及其完全自主的主權。

（二）彭士愁家族在溪州的歷史，可早至士愁曾祖之世，絕不致晚於士愁之父，始自外地遷抵於唐溪州境內。彭氏初遷抵於該州西境，值今湘省龍山縣，依附在「吳著冲」蠻部，時間應不出九世紀。傳至士愁之父，始鵲巢鳩占。

（三）今本九國志記彭士愁蠻部盛時的轄地曰「西接牂牁、鬱林（按一作羽林，皆誤，應指兩林），南抵桂林、象郡（按指象州）。」經本文討論，知道九三九年彭氏盛時的轄地絕不遠及兩林或象州，而大致應在今川、鄂、湘三省交界地區及黔省東部，即附圖三虛粗黑線圈之內。縱然這圈內還有些待定的小問題，而仍不礙及未來研究此地諸民族分布，以爲討論土家等民族形成史的空間依據。

（四）九三九年溪州彭氏盛時的山城都治，應在今湘省永順縣治之東約三十里三星山上的老司城。它可能在中溪州治或其附近，又與宋下溪州、上溪州全在今湘省西北武陵山區裏。換言之，宋代上、中、下三溪州都在今湘省永順、龍山兩縣地；這小地區當是五代溪州彭氏蠻部的政治中心地帶。

〔附記〕

本文荷蒙王叔岷教授、杜正勝教授賜正，清稿之後又承某位審查委員提供意見，榮村在此謹致衷心感激之敬意。

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記於臺北市。

參 考 書 目

- 十國春秋，吳任臣（清），一七九三年此宜閣刊本。
- 九國志，路振（宋）。先參叢書集成，而後比對傅斯年圖書館今藏鈔本，及其他刊本。
- 三楚新錄，周羽翀（宋），商務說郛本。
- 土官底簿，佚名（明），鈔本。
- 太清一統志，和珅（清），寶善齋石印本，一九〇二，上海市。
- 元史，宋濂（明），開明二十五史。
- 元和郡縣圖志，李吉甫（唐），明十行鈔本。
- 元豐九域志，王存（宋），聚珍叢書。
- 五代史記註輯要，蔣超伯（清）輯，通齋先生未刻手稿，聯經出版公司影印本，一九七六，臺北市。
- 五代會要，王溥（宋），聚珍叢書。
- 水經注，酈道元（北魏）注，藝文據四部叢刊影印，一九六一，臺北市。
- 文獻通考，馬端臨（元），商務十通本，上海市。
- 太平寰宇記，樂史（宋），文海據清陳蘭森補闕本影印，一九六三，臺北。
- 中文大辭典，中國文化研究所（民國）編，中國文化大學，一九六八，臺灣陽明山。
- 中國少數民族，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會（民國），新華書店，一九八一，北平市。
- 中國歷史地圖，程光裕、徐聖謨（民國）合編，中國文化大學，一九八〇，臺北市。（簡稱爲程圖）
- 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民國），中華地圖學社，一九七五，上海市。
- 中華民國地圖集，張其昀（民國），國防研究院印，一九六二，臺北市。
- 石門縣志，申正興（清），一八六八年刊本。
- 北屬時期的越南，呂士朋（民國），中文大學印，一九六四，香港。
- 四川少數民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民國）編，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二，成都。
- 永順縣志，張孔修（民國），吟章紙局排印，一九三〇，長沙。
- 西南民族史論集，尤中（民國），雲南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二，昆明。
- 安南志略，黎崱（元），四庫全書珍本第七集。
- 宋史，脫脫（元），二十五史。
- 宋朝事實，李攸（宋），四庫珍本別輯，一九七一，臺北市。
- 宋會要輯稿，徐松（清），北平圖書館影印，一九三六，北平市。
- 武經總要，曾公亮、丁度（宋）合撰，四庫珍本初集。
- 招捕總錄，佚名（元），守山閣叢書。
- 東亞地圖集，國防部聯勤總部測量處（民國），一九五二，臺北市。
- 明一統志，李賢（明），四庫珍本七集。
- 明史，張廷玉（清），二十五史。

- 金石萃編，王昶（清）輯，石刻史料叢書，一九六六，臺北市。
- 金石補正，陸增祥（清）輯，石刻史料叢書。
- 南漢紀，吳蘭修（清），粵雅堂刊本。
- 度量衡學，劉世煌（民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一九六一，臺北市。
- 唐大詔令集，宋敏求（宋），商務鑄版，一九五九，上海市。
- 通志，鄭樵（宋），十通本。
- 通典，杜佑（唐），十通本。
- 越嶠書，李文鳳（明），民國時人據一五四〇年刊本油印，廣州古籍書店藏。
-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陳文為（清），中央圖書館據一八八四年刊本影印，一九六九，臺北市。
- 湘西土司輯略，謝華（民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上海市。
- 湖南通志，曾國荃（清），商務據光緒刊本影印，一九三四，上海市。
- 新五代史，歐陽修（宋），二十五史。
- 新唐書，歐陽修（宋），二十五史。
- 資治通鑑，司馬光（宋），商務今註本，一九六六，臺北市。
-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清）注，經韻樓刊本。
- 歷代輿地沿革圖，楊守敬（清），一九〇九，上海市。（簡稱爲楊圖）
-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楊守敬（清），一九〇九，東湖饒氏刊本。（簡稱楊氏總圖）。
- 黔中風土志，佚名（清），傅斯年圖書館今藏鈔本。
- 龍山縣志，劉沛（清）輯，一八七八年刊本。
- 輿地紀勝，王象之（宋），粵雅堂刊本。
- 舊五代史，薛居正（宋），二十五史。
- 舊唐書，劉昫（五代），二十五史。
-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宋），世界書局補輯本，一九六一，臺北市。（簡稱長編）
- 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清），新興書局國學基本叢書，一九五六，臺北。
- 唐宋時代的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青山定雄（日本），吉川弘文館再版，一九五九，東京。
- アジア歴史地圖，松田壽男、森鹿三（日本）合編，平凡社印，一九六六，東京。（簡稱爲松圖）
- ベトナム中國關係史，山本達郎（日本）等人，山川出版社，一九七五，東京。
- An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Albert Herrmann（德國），一九六六，Chicago。
- 李弘皋（五代），復溪州銅柱記。標題、採用民國永順縣志排印本；至於引文中，如有空白處，則採用金石萃編刊本。（簡稱爲銅柱記）
- 王忠（民國），駁向達、潘光旦關於土家族歷史的謬說，歷史研究一九五八年第十一期，北平市。
- 尹文成（民國），民族分布略圖，一九八一，北平市。
- 李家瑞（民國），大理國與三十七部會盟碑，考古一九六二年第六期，北平市。
- 李榮村（民國），湘西土家族及其地理分佈，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第十期，一九七九，臺北市。
- 李榮村（民國），宋代湖北路兩江地區的蠻亂，宋史研究集第十五輯，一九八四，臺北市。
- 李榮村（民國），金石萃編溪州銅柱記的兩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二本第四分，一九八一，臺北市。
- 譚其驤（民國），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史學年報二卷五期，一九三八，北平市。
- 嚴耕望（民國），唐代黔中黔道諸道考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二分，一九七九，臺北市。（簡稱嚴文，其文末附圖則稱爲嚴圖）。
- 河原正博（日本），廣西蠻酋の始祖に就いて，南亞細亞學報第二號，一九四三，東京。

〔以下爲拙文經審查後，勢必增列的參考書目及論文名稱〕

方豪（民國），宋「祥符州縣圖經」初探，方豪自選待定稿，一九七四年學生書局，臺北市。

勞榘（民國），象郡祥何和夜郎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本，一九四九，臺北市。

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區劃，楊子六（民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一九五七，臺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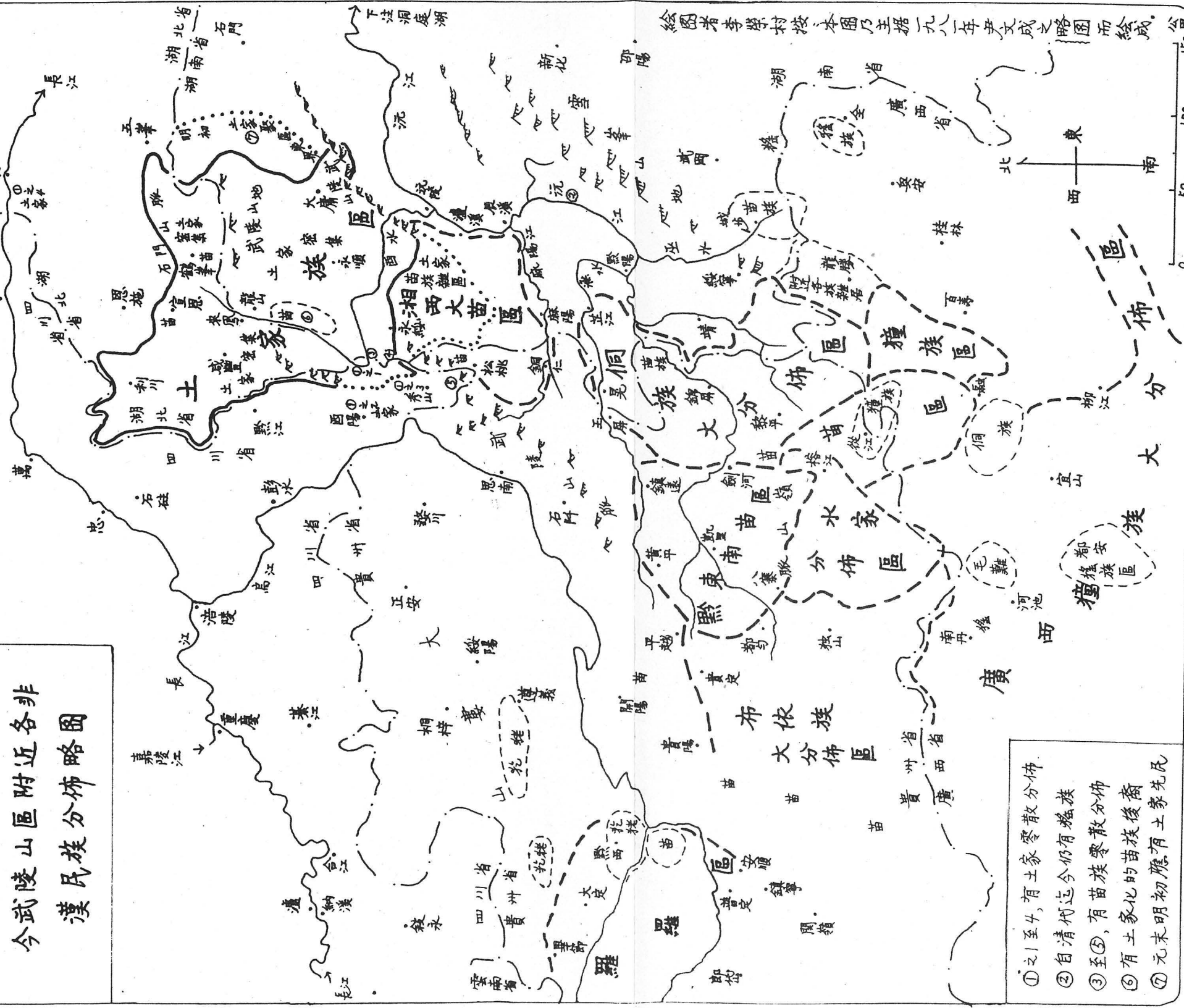
苗防備覽，嚴如煜（清），道光刊本，紹義堂。

宋史，方豪（民國），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二輯，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一九五四，臺北市。

冊府元龜，王欽若（宋），一九七二年中華書局據明崇禎刊本影印，臺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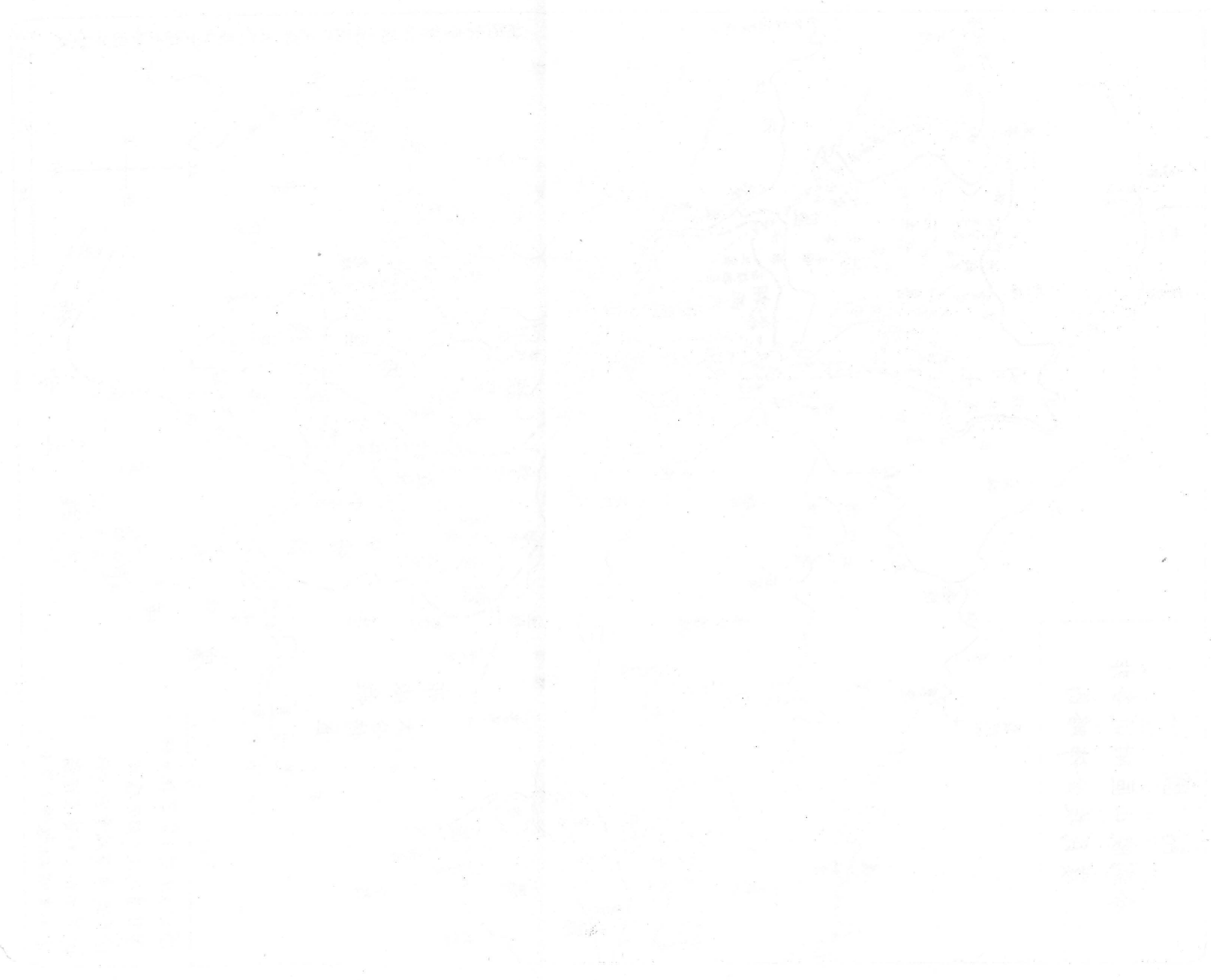
附圖一

今武陵山區附近各非漢民族分佈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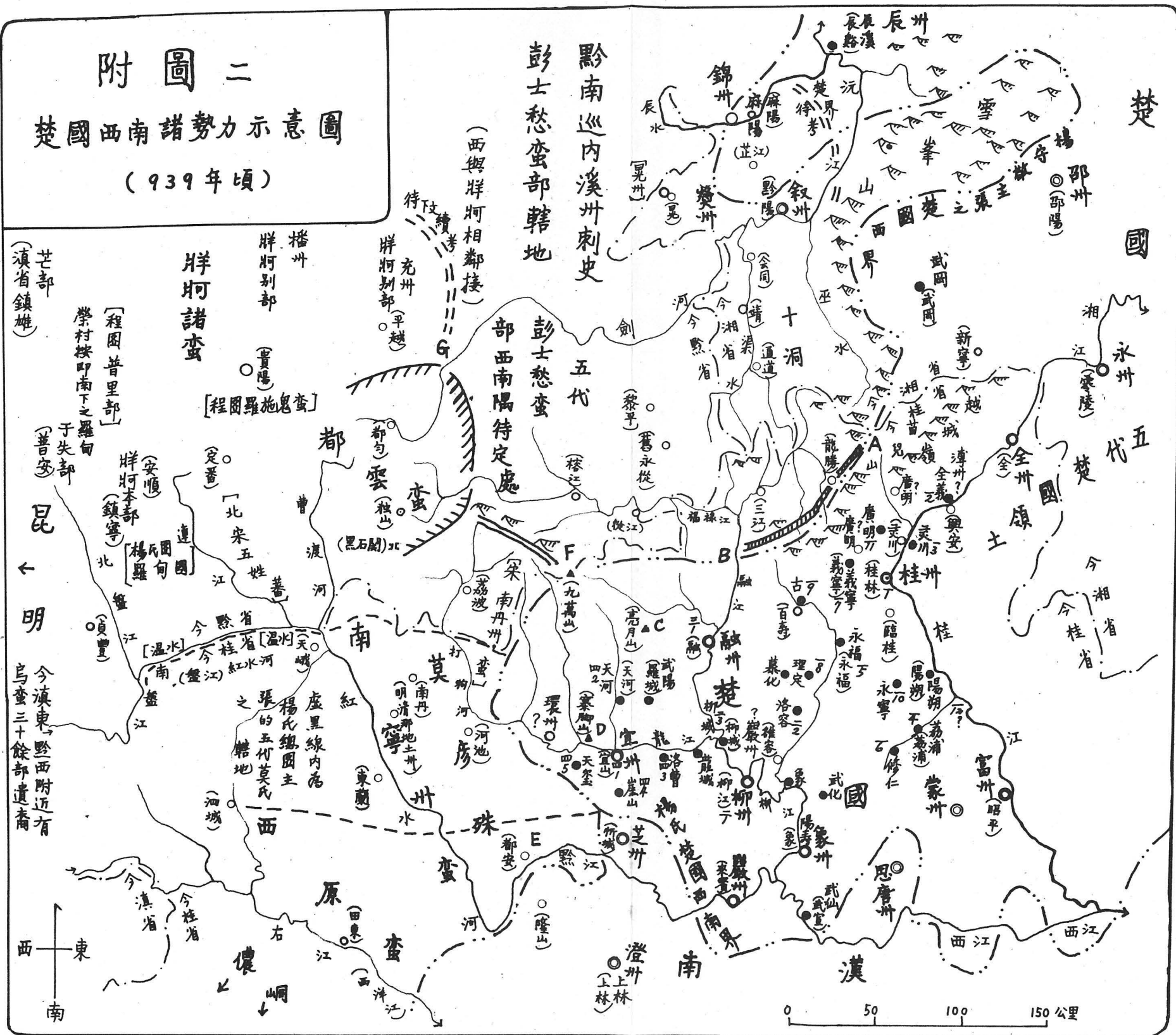


繪圖者李紫村按本圖乃主據一九八二年尹文成之略圖而繪成

- ①之1至4,有土家零散分佈
- ②自明清時代迄今仍有苗族
- ③至⑤,有苗族零散分佈
- ⑥有土家化的苗族後裔
- ⑦元末明初應有土家先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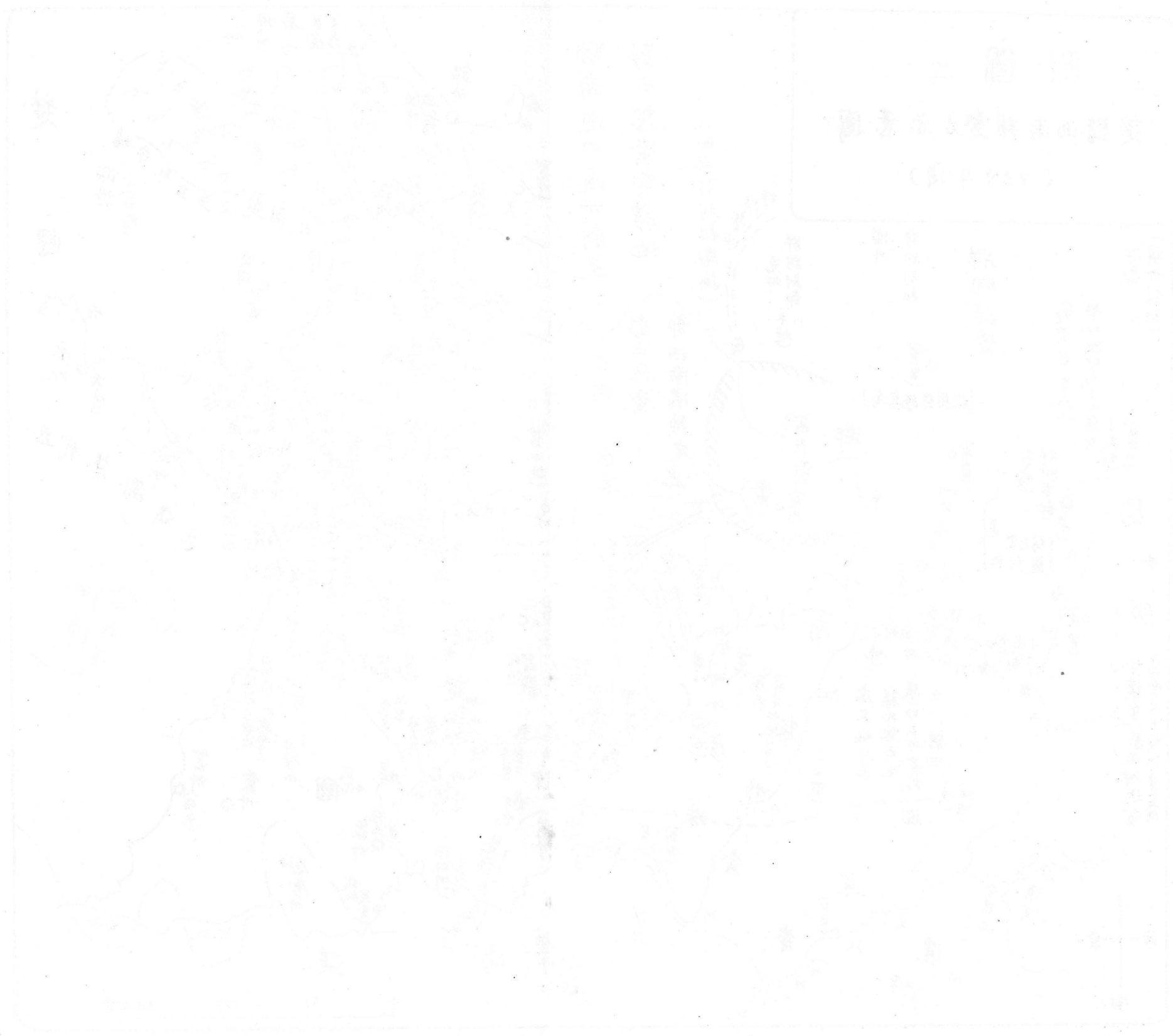
附圖二
楚國西南諸勢力示意圖
(939年頃)



二 圖 說

圖 說 在 大 學 科 目 之 間

(第 二 卷)



彭氏蠻部盛時轄地略圖

939年 彭氏轄地應在圖中虛黑粗線圈之內

